

分類 355.4-0222

登記 33334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訓練總監部譯印

近



戰

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949B

029700

420移交

分類 355.4-0222
登記 33334

書爲德國勒柏爾中校所著。日本陸軍砲兵中尉吉永義尊譯爲日本文。部又由日本文譯爲漢文。日本弘岡少將序云。戰鬥主體。由白兵而鎗砲。鎗砲而理化學兵器。近且謂科學可以決戰鬥之勝負矣。考戰鬥之真相。戰鬥以最後之決者。仍在肉搏。故戰鬥必以步兵衝鋒爲終。此爲一定不之原則。不可磨滅者也。此可謂扼要之論矣。至其爲文變化曲折。儀態萬極。爲奇妙。亟遂譯之。以餉國人。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識



在西部戰場之德法兩軍近接戰鬥

原序一

余於一九二六年著「一人對一人之戰鬥——鎗刺戰鬥」一文。送登軍事週報第十期。當時義國加斯卡將軍著「鎗刺」一書。以鎗刺戰鬥爲不可能之事。余對此書加以駁論。今爲此文。卽以此書爲基礎而編纂之。其一部卽採錄於此書也。

一人對一人之戰鬥問題。在德國陸軍毫無爭議。於典範令。包含近接戰事項。要求用白兵衝入敵陣。近接戰之訓練。藉武技行之。陸海軍之體操教範。亦就近接戰。特設一冊。搜集若干戰例。喚起此戰鬥方式之注意。誠屬要圖。卽藉簡單回顧。以指示對將來之結論者也。

在各隊中。亦常感關於近接戰戰例之需要。德國陸軍中素有經驗之戰線

將士次第減少。其需要益甚。余除於一九一四年。因負傷休職外。自世界大戰之最初。至一九一八年之終局。余復在近衛步兵第三團。以步兵上尉之資格參戰。余於此團。非唯在開戰之初。即在末期。亦常求擔任一人對一人之戰鬪。此在該團歷史上始終一貫者也。余在關於己之經驗之範圍內。不得已引用該團歷史頗多。此固當然之事也。但其他多數部隊。亦未嘗無此經驗。或更甚焉。斯亦余所深信者也。

一九二八年秋

吉永義尊識

原序一

近代科學進步。駸駸不已。其戰爭形態。亦隨之而刻刻變化。戰鬥主體。日益進展。由白兵而鎗砲。由鎗砲而理化學兵器。近且謂科學可以決戰鬥之勝負矣。考戰鬥之真相與戰鬥以最後之決者。仍在肉搏。故戰鬥必以步兵衝鋒爲終。此爲有史以來一定不易不可磨滅之原則。無論何人。無可疑之者也。徵諸世界大戰。所示者不外物質戰、科學戰之劃期飛躍耳。試詳細檢點其戰史。則肉彈戰之戰例。自可發見不少。

近接戰一書。乃就世界大戰中。特由此觀點。研究其戰史。以闡明近代戰中近接戰之真相者也。其所述。於戰略戰術上之價值。或有所缺。但在今日。近代戰輒易被科學方面所眩惑。此書正爲其當頭一棒。可深信也。

以勇冠世界之皇軍將士。於將來戰。必常以近接戰壓倒敵殲滅敵。可無疑義。則俾知此時應有如何裝備。當飛徒然。

原書爲德國厄袞·豐·勒柏爾中校所著。日本吉永砲兵中尉譯爲日本文。用意適切。且譯文能得正鵠。殊堪欽佩。特爲之介紹於吾國好學之士。

一九三四年七月

陸軍少將 弘岡好忠

近接戰

目錄

| | | |
|-----|--------------------------|----|
| 第一章 | 論近接戰鬪之一般 | 一 |
| 第二章 | 利用黑暗之大部隊鎗刺衝鋒 | 二 |
| 一 | 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拂曉近衛兵及薩克森兵之鎗刺衝鋒 | 二 |
| 二 | 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及十日第五軍之夜襲 | 五 |
| 三 | 由上述近接戰所得教訓 | 八 |
| 第三章 | 徒步部隊及其補助兵科小部隊之近接戰鬪 | 九 |
| 一 | 攻擊時 | 九 |
| 甲 | 一九一四年秋在阿爾良之運動戰 | 九 |
| 乙 | 一九一四年在伊則河畔及伊泊爾之戰鬪 | 一二 |

丙 一九一四一五年在東方戰場之攻擊戰鬪.....一九

丁 一九一六年攻擊維丹時之激烈格鬪.....二一

戊 一九一七年伊孫左之突破.....二五

卡坡勒托之奇蹟——托爾米諾及夫力赤之戰鬪——由塔臘門托河至皮阿味河之追

擊

己 一九五八年在西部戰場之攻擊戰鬪.....三〇

庚 以上之回顧.....三三

二 格鬪時斥候之衝突.....三三

三 敵企圖突破時之防衛.....四一

甲 一九一五年在香港之冬季戰.....四一

乙 一九一五年羅勒托.....四六

丙 一九一六年索謨之戰鬪.....四八

| | | |
|-----|-----------------------------|------------------|
| 丁 | 一九一六年秋在維丹之防禦戰鬪 | 五三 |
| 戊 | 一九一八年之防禦 | 五四 |
| 己 | 以上之回顧 | 五六 |
| 四 | 爆破坑道時之近接戰 | 五七 |
| | 一九一四年在馬栖治北方大砲山之戰鬪 | 一九一五年在喀爾阿阡茲維能之戰鬪 |
| | 一九一七年在巖斯哈忒之戰鬪 | 五七 |
| 五 | 以近接戰鬪防禦戰車 | 五八 |
| 甲 | 一九一七年在喀姆布來之戰車戰 | 五八 |
| 乙 |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百五十團第三營在塞治之戰車戰 | 五九 |
| 丙 | 以上之回顧 | 六〇 |
| 第四章 | 騎兵之近接戰鬪 | 六一 |
| 一 | 西部戰場 | 六一 |

| | | |
|-----|--------------|----|
| 二 | 東部戰場…………… | 六五 |
| 三 | 以上之回顧…………… | 六八 |
| 第五章 | 砲兵之近接戰鬥…………… | 六九 |
| 第六章 | 總括及提言…………… | 七二 |
| 第七章 | 結 論…………… | 七七 |

近接戰

第一章 論近接戰鬪之一般

或謂戰爭以砲兵制壓之後。步兵祇司占領。故於近代戰。必不致發生近接戰鬪。但就余之經驗言之。則余之意見反是。蓋第一線之戰鬪員。其視界甚狹。余讀德國戰史之大部分。頗留意於一人對一人之戰鬪。即歐戰中所有大戰鬪。鎗刺衝擊之事雖不多。然一人對一人之戰鬪。則形形色色。不勝枚舉。且屢有吹號擊鼓以向敵衝突者。

此書所述。以地上戰鬪及地下戰鬪之小部分為主。既爲世人所知之空中戰鬪。當別述之。近接戰鬪。與乘馬者或多數徒步者之格鬪。亦有差異。卽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亦有種種形狀。所用兵器。有矛、刀、刺刀、鎗刺、鎗托、小刀、圓匙、十字鏃、鐵條、鋏、手鎗、信號手鎗、石等種種。拚命格鬪時。有相咬者。有相踢者。在大戰中。手榴彈用途最大。但不僅用以投擲。且用以毆敵。又由至近距離發射之

手鎗、步鎗或機關鎗無論已。火砲亦可視爲近接戰鬪。更有火焰放射機。亦爲近戰兵器。對戰車之戰鬪。亦必需之。大戰中如何發生近接戰鬪。因各種狀況而異。然覺由敵起。敵挑釁而不爲動。則必拋擲武器。故鎗刺衝鋒。非必以近接戰鬪爲限。就部隊言之。亦因編制及出身而異。凡盡屬年少氣盛者之部隊。較諸盡屬年長者之部隊。必先動手。曾受體格鍛鍊魄力強大之人。其發生近接戰鬪。亦必比孱弱之人爲易也。

一人對一人之戰鬪。有種種形式。前已述之。其當時情景。因戰鬪之種類而異。亦視戰鬪員之性質而異。例如巴威山人好用小刀。坑夫好用圓匙。手榴彈。於陣地戰愈重要。但一九一八年之攻擊。再用鎗刺代之。在此時期。步兵亦裝備手榴彈。但前進時有此彈。在戰鬪中卽消耗。無論何時。常難補充。

第二章 利用黑暗之大部隊鎗刺衝鋒

一 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拂曉近衛兵及薩克森兵之鎗刺衝鋒

求一人對一人之戰鬪者。非僅小部隊。高級指揮官。欲求決戰。亦或命全師行鎗刺衝鋒。

九月八日。在斐耳香匹訥茲 (Fere Champenoise) 地方求決戰。由第三軍右部隊及第二軍團左翼行戰鬪時。據記錄。第三軍司令官豪增 (Von Hausen) 上將。爲明狀況。使軍右翼免受壓迫計。決心於九月七日夜。八日晨。行鎗刺衝鋒。夕六時。下令如下。「敵且我軍全線行攻擊。法軍在我軍右翼占優勢。但敵非且全線占強大優勢也。由敵之新銳攻擊觀察之。其狀況應突破敵之劣勢正面。阻止其對我右翼之優勢攻擊。故欲使我步兵攻擊務避免法軍砲兵火力。須於拂曉實施衝鋒。以鎗刺迫敵砲兵。」繼後講求細部處置。戰史對此決心。所述如下。在黑暗中。未知縱深。且未豫行詳細偵察。突下「衝鋒」命令。對部隊爲異常要求。然竟未因此遭困難狀況。「部隊各人。皆行大呼吸。指揮官及兵卒漸漸奮起。有自今日起必滅此之概。衝鋒準備。以非常勇氣行之。」最初余謂鎗刺攻擊非必爲鎗刺格鬪。(一人對一人之戰鬪) 但如戰史所示。九月八日之此戰鬪。復行近接戰鬪幾次。其中亦有某部分。敵固未受之也。

啓喜巴哈 (Kirchbach) 部隊。對左翼開始攻擊。豫備第二十三師右翼。突破已推進至北部索謨

河畔之敵警戒部隊。藉河川地區前哨連之火力。並未停止。師左翼亦非行困難戰鬪不可。在欲迂回索謨河畔之左之瞬間。敵適由該處開始強烈射擊。在此處前進之師部隊即衝鋒。占領其部落。開始猛烈村落戰。但薩克森部隊迅速衝進至南端止。午前五時。在此處之敵。全被擊退。」

步兵第三十二師。在豫備第二十三師之右。於午前四時行衝鋒。不顧各方面指向衝鋒部隊之猛烈砲火。索謨河下游設堰。水深及胸。兩岸有沼地。葦高與人身等。故徒涉亦非常難。但途中未停止。竟能渡過。午前四時稍過。突向法軍陣地。到處成功。繼即發生激烈近接戰鬪。全團於此時侵入燃燒中之蘭阿勒部落。勝利漸歸薩克森部隊。至午前七時。已奪取此部落矣。

「近衛步兵第二師。在南部索謨河畔準備畢。於午前四時行衝鋒。普魯士近衛兵。於號聲鼓聲中。向敵衝進。敵之一部分。似有準備。他部分全出不意。格鬪非常激烈。但於法軍退却時。格鬪亦終。師即續行前進。左翼在索謨南方森林內。發生個個戰鬪。損害特多。然此抵抗亦因受德軍砲兵有效射擊。已被摧破。敵在斐耳香匹訥茲及昆喃特累 (Comantray) 退却。如雪崩然。法軍砲兵之一連。落於衝鋒擲彈兵之手。餘皆退却。」

近衛步兵第二師之右。爲近衛步兵第一師。於午前四時十五分。開始攻擊。先占領對向敵陣地。毫無困難。繼卽衝入小摩梭(Morains-le-Petit)南方森林。此攻擊斷然行之。敵軍受未豫期之突破。故非常混亂。多數法軍兵士。不肯認真抵抗。卽行降服。砲兵一連被占領。

二 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及十日第五軍之夜擊

在阿爾良之第五軍。於九月九日。不能不行夜襲。此夜襲。遂於多數地點。於淒慘夜間。惹起一人對一人之戰鬥。在戰史中。此時所授軍命令如左。

「奪取敵砲兵」之本來目的。未於軍攻擊命令中明示之。僅命於黎明前到達距出發線六公里而與法軍陣地毫無關係之線。惟對第八軍團示以應於夜間前進之決心。並明示攻擊目標爲敵砲兵。

天色漸黑。各營進至戰鬥地域內。偵察前地。殆不可能。且於天色漸黑時。天氣漸變。更難偵察。至午夜後。黑雲遮蓋地面。大雨漸降。土地浸水。甚難運動。午前二時。德軍步兵。在各地域。鎗上刺刀。不裝子彈。向法軍步哨線急襲。法軍到處受不意之襲擊。但對在黑暗中前進之部隊。由前方及側方。加

以猛烈射擊。有某部分失方向。向前後分離。幾致友軍相擊。在第十三軍團、第十六軍團之戰鬪地域亦如斯。各部隊更前進在庫耳塞爾 (Courcelles) 東北方及塞牢庫耳 (Serancourt) 西南方高地上。於途中占領敵砲兵。但僅有其中兩尊。於翌日中送至。」

「因此夜襲。而所望之線得有若干點。但在第五軍。則確已成功。友軍亦有因夜戰而生大損害者。翌日(九月十日)無論如何。不能不休養矣。」

豫備陸軍少將波立斯 (Von Boris) 就此夜襲各點。曾於大戰之教訓第一卷夜戰中。舉例詳述。今由此文中抽出「夜戰及於友軍之影響」一段如左。

「九月降雨之夜。在黑暗中。行此攻擊。實為飽經試練。耐久力强之部隊。經前此長久連日戰鬪後始行之。最為可怖。此陣地戰。已發達至最高度。於此物質戰。殆將為更苛酷之精神試練。據各參戰部隊報告。雖慣於衝鋒之人。在此夜間格鬪時。亦必恐怖。其最著之例。見越安布刺因庫耳 (Ann-plain-court) 及霸勒沙內而前進之步兵第三十團大戰史中。」

「如斯入夜。在此團為最後之夜。而在生存者。亦記憶此夜為戰爭中最淒慘最酷烈最可怖之夜。」

又云。在安布刺因庫耳前方。有多數塚。在黑夜中。次第被敵砲火轟倒。血腥損害。所餘者唯一處耳。勇敢決死之衝鋒隊。遠離其指揮官。步伐不整。亦所不顧。惟狂暴衝動不息。遂絞其最後呼吸。以發喊聲。流汗前進。巴涅河水冷如冰。水深或及胸。或及首。不知經幾何時。已渡過矣。敵之子彈。落於河面如霰。其落於有葦河岸之沼地。瀝瀝可聽。行將溺死者。放聲悲鳴。重傷者大呼乞救。聲震骨髓。前進方向。在霸勒沙內森林西端。其爲雨雲所蔽之夜空。隱約可見。敵砲火亦由該處。對衝鋒擊部隊。頻擊不已。於是旅之兩團。無論軍官士卒。混雜向森林登坡路前進。或以鎗刺。或以白兵。進占領此森林。翌日。發見該處橫有多數屍體。此即可證明霸勒沙內西端血戰之痕跡也。法軍因格鬪。被壓迫而入森林中。爲兇狂攻者所追擊。勢甚狼狽。

在爲夜幕所蔽之森林中所經血戰。想生存者亦難自制其恐怖之回憶。蓋森林中不可射擊。事彼輩早已忘之。各方所起不規則亂暴爆聲。更增大衆之混亂。故某處有敵。某處有我軍。論何人。皆所不知。當時內容。均莫名其妙。惟有極少數生存者。在此淒慘之夜。不知在魔術師釜中何處。竟能適其一二耳。

第一二七團及第一四五團之報告。亦與吾人以如斯強烈之感動。第一二七團之報告。其末尾如下。「此誠爲前所未聞一人對一人之激烈格鬥。其部隊之行動。實堪讚賞。」法軍文獻於九月十日之戰。記如下。「在阿爾良。是日爲最可怖之一日。無論敵我。不能忘之。」此夜戰之損害非常大。大部分由於步兵火格鬥。奇禍或錯誤等耳。

三 由上述近接所得教訓

在斐耳香匹訥茲之近衛及薩克森部隊。在阿爾良之第五軍。均因欲使本軍步兵免受法軍砲兵攻擊。故利用夜暗。拂曉攻擊。夜間前進時。均能使敵處處受急襲。發生困難激烈之近接戰鬥。德軍典範令中。因大戰經驗。就此種戰鬥。頗加考慮。茲自連合諸兵種之指揮及戰鬥之「節」黑暗及「烟中之戰鬥」中摘錄如下。「第四百二十七。夜間攻擊。於急襲敵時用之。或飛機。戰車居劣勢時用之。又用以獲得發起良好戰鬥之障地。擴張戰果。秘匿追擊及退却。夜間攻擊。往往爲決戰之特徵。第四百二十九。夜間攻擊。往往須於入夜時即行之。如此能妨碍敵之企圖。阻止其砲兵之防禦。並使敵指揮官不得已下重大決心。但就反面言之。夜間早期攻擊。難於即時利用戰果。故巨廣範

圍之大攻擊企圖。應於日出時即開始。此時祇可利用黑暗。以資準備。然藉日沒時之小攻擊。以準備早晨之主攻擊。並使敵誤其攻擊方向及時機。則無妨也。第四百三十。夜間戰鬪之難。因部隊兵力之增而益甚。但若爲小企圖。則在夜間。非因部隊之數決定。乃因其質而決定。故可節約兵力。第四百三十一。視狀況。或準備砲兵及迫擊砲之火力。或不行準備。逕以白兵衝入敵陣。第四百三十六。濃密之烟及於戰鬪之影響。與明夜相似。」

第二章 徒步部隊及其補助兵科小部隊之近接戰鬪

一 攻 擊

甲 一九一四年秋在阿爾良之運動戰

完全師之鎗刺衝鋒。在大戰中屬例外。小部隊則於攻擊時。屢屢發生近接戰鬪。

一九一四年秋。第五軍撤退時。在阿爾良森林中。發生困難之山地戰及森林戰。在該處爲一人對一人之戰鬪。已決定矣。退役少將波立斯忠實敘述此戰鬪。下所採錄。乃自其關於夜戰之記述中

錄出者也。

退却時。山地東端及西端。行激烈之戰鬪。九月二十二日。步兵第一二一團、第一二二團及第一二四團（符騰堡兵）行困難之森林戰。敵於森林中心障礙物背後或樹上。作抵抗巢。並備有機關鎗。由樹上行射擊。德軍之攻擊。遂不能不停止。一夕時。德軍之鎗刺攻擊。由蒙布刺因微爾（Montbainville）方向。指向森林。既突破敵。法軍漸棄其林緣。鞏強防禦。逃入於山地內。在森林中之戰鬪。於他部分述之。曰。「兩營（步兵第一二四團第一營及步兵第一二五團第二營）以白兵。向東方攻擊。侵入敵之一假小屋處。在喊聲、號聲、鼓聲中。攻擊不止。步兵第一二五團之第三營來救援。該營在與他兩營相距約一百六十公尺之第二線。續於該兩營後。擊碎猛烈抵抗。獲得俘虜之機會甚多。」經兩日後。敵在森林東端戰鬪時。亦因格鬪而遺留死者及負傷者甚多。即敗退矣。最不能忘之戰鬪。其一為步兵第九十八團於九月二十八日對沙拉德（Ta Chalade）之攻擊。此戰鬪。於全不能通視之森林中之。在森林中。戰鬪非常困難。攻擊極為危險。但在該處亦賴鎗刺以拓進路。經兩日後。由各方面被敵包圍之團。成密集縱隊。為免殲滅計。並擊鼓吹「衝鋒」進號。以從



在西部戰場服給增森林中德法兩軍之格鬪



西部戰場阿爾良之森林戰

事突破焉。

徐伯林營（步兵第一二二第二團第二營）於河爾良之運動戰。曾見非常困難。波立斯少將。就該營之行動。述曰。在鼓聲號聲中。以肉彈當敵。其意志如何者。乃為能收成果者乎。『唯急襲能收成果耳。蓋可使自信有利優勝之敵。心中驚懼。如電光之閃。且因德國萬歲之轟然三唱。如云『我等今真來襲矣』更足使法軍聞之。滲透骨髓。感受打擊。此果為如此呼聲之效果乎。抑先聞可怖之鎗聲炸聲而驟起也。』繼是而……則強力之衝鋒。已得其基礎。且可使法軍自覺如地獄之展開。如斯以行前進。』可知密林中號聲、鼓聲、衝鋒部隊之高呼德國萬歲之聲。決不失其威力也。顧波立斯少將又言。『在阿爾良之運動戰。純然為步兵戰。以步鎗、機關鎗、鎗刺演出。連合諸兵種之指揮及戰鬪第四百二十六。有如下之結論。』於森林戰。要求所有下級幹部及各兵獨立行動。至極度。至近距離之戰鬪。則雖以數言為優勢。然不及各人之勇敢也。』

繼此之陣地戰。至一九一五年秋為止。因欲確保可用之連續陣地。日日行猛烈之近接戰鬪。木德拉（Von Mudra）將軍。對駐阿爾良之戰士等。高呼如下。誠正言也。『汝等之鎗刺與敵交叉時。汝

等卽於交叉處破敵。」余今自多數近接戰鬪之例中。試舉以十字鏃爲近戰兵器之例。「全團共知之優良手榴彈投擲手拉策爾中士（步兵第六十七團）由至近距離。以十字鏃。擊破來襲法軍軍官之頭。」故阿爾良一卷之著者退役少校斯密特（Ernst Schmidt）斷定云。「無論何種衝鋒。德軍攻擊兵。優於法軍。蓋其韌強及勇敢。均可認爲與法軍各兵同也。」

乙 一九一四年在伊則河畔及伊泊爾之戰鬪

一九一四年十月。德軍正面。始固着於一處。最高統帥。欲移動此固著正面。決心以可用之豫備隊。由麥爾百里爾行攻擊。因此目的。於若干舊編成部隊外。用四個新編成志願兵團。此志願兵團。以其人員素質言。甚爲優良。但此志願兵身材極矮。且未受十分訓練。與民軍無異。此新部隊。內容實不甚團結。所可感激者。諸事雖未能盡償所願。然此缺點却得其反。蓋此年少英雄。如下所述。於一人對一人之戰鬪。求諸老兵士中。亦不過如是也。

波麥堡氏曾於伊泊爾——一九一四年一書中。記述伊則（Yser）河畔及伊泊爾（Ypre）之戰鬪。描寫此英雄志願兵等之戰鬪及戰死狀況與正式兵無異。於此戰鬪。亦屢用吹號爲衝鋒信號。

在柏斯拉耳 (Fecelare) 一章中。波麥堡氏曾以記載捕人情形之筆。記述如下。「……最近數

日間。已由無聲無氣之冷靜狀態。漸轉而爲不可壓抑之攻擊衝動。故人人均有奮勇殺敵之概。

第二四四團第五連之狄根上尉。立於先頭。向敵方跳往。在其拔劍迴旋之下。凡有足者。無不立集。隣二四六團亦聚於一處。在中彈者慘呼聲中。勢如潮湧。羣向滿布英軍之塹壕內進攻。並命舉手投降。然彼等毫不爲動。雖如被追之兔。仍向逼集來攻者射擊。漸次相近。遂成衝鋒之嵐。勢甚可怖。於是以小刀、鎗刺、鎗托。向排列之鎗身揮去。勢如大波。被擊倒者。在拳開眼閉之前。尙向生者大呼「前進」。舉喊聲成群。向塹壕中對固守敵兵衝入。此時小刀飛閃。被刺者悲鳴。以鎗托擊腦之鈍音可聽。此即可怖戰鬪之瞬間也。於是人之兩眼。如猛獸放白光。面部筋肉。亦如獸類緊張作皺。握於瘳擊之手之物。盡成吃血殺人機。以全無意識之腕用之者。亦幾視爲別物。忽而揮上。忽而打落。臨死哀鳴。益增殺氣。腦裂齒落。狀如惡魔。魔力一發。壓伏理性。可怖哉。血潮流入眼簾。耳中轟然。如受槌擊。在煩腦無意識之數時間。危殆不安。無物不食。勢如顛狂。其衝動之高。描成急激曲線。互相混合。如火燎原。魂體燃盡。無論何物。悉被塵殺。所餘者。僅酣戰之衝動耳。此時實不免有人類返爲動

物之感……狄根上尉在數星期之前對一蠅之死亦表同情。今亦投入此殺人者隊中矣。彼意志堅強。竟能壓伏此橫放之野獸。是役也。英軍軍官十三人。兵卒五百五十五人爲俘虜焉。部隊更向坡力良 (Polygone) 之森林吐火咽喉部衝進。既達飛散森林緣端時。戰鬪復變爲子彈戰。其後於柏斯拉耳之戰鬪。又握鎗刺。此時柏斯拉耳被包圍被奪取之傳說甚盛。但符騰堡 (Wurttemberg) 團竟執鎗刺前進。將敵擊退。」

自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之夜。豫備步兵第二〇一團第一營對第克斯陸德 (Dixmude) 之夜間衝鋒。終未成功。然此一人對一人之戰鬪。實爲以生命爲孤注者。

最初第三、第四兩連。侵入街市中心。瞬間即將廣場比軍包圍。在黑暗中。竟不能區分敵我。在火焰映照下。互相衝突。以小刀、鎗托交戰。比軍登房屋樓上。向下殺戮。街上流血成河。杜肯中尉負傷倒地。被敵拉去。外赫亞中尉。臥血中一夜。翌晨始被兵卒救去。軍官已無一人在場。惟有混亂相毆。呼聲亦漸低微耳……兩連中僅有二十五名相繼歸隊。彼等毫無怨懟。有如一切皆完者……」

在柏斯拉耳大成功之鎗刺衝鋒。最堪讚賞。但在第克斯陸德。實爲一可怖之夜戰。攻者雖勇敢。其

英雄的行動。亦屬無用。失去指揮官之兵卒。其數甚多。而不能知悉地形之防者。又無續行豫備隊之支援。至此處所研究之問題。——在未知都市內之夜間市街戰——此部隊結合未固。故甚爲困難。顧概觀狀況。若爲拂曉攻擊。則尙有成功之望。

十一月十日第二〇一團。遇得復讎機會。第三營。據守第克斯陸德鐵路堤防。以待新指示。「謂不能卽速停止。謂將襲不意打擊之敵。皆誘惑也。攻擊最初日之氣概。有如新潮上湧。速向前方走出。由第克新陸德所有出口。向攻者。發激烈步兵火音……」損害又損害。無一步停止。與其被擊退。毋寧死於第克斯陸德疆場。且誓使此二十二日戰鬪之困苦從此告終……」對第克斯陸德之復讎……」二時。在第克斯陸德廣場發生荒狂可怖之近接戰鬪。此廣場。與十月二十五日夜德國戰士被虐殺處同。故復讎在目前矣。德法兩軍砲兵。白刃相搏矣。然一軒一軒。漸被打平。敵部隊亦相繼棄鎗舉手。步兵與獵兵相混。工兵持手榴彈而鬪。血流成河。但聞中彈者之叫聲。與將死者之呻吟聲相混。可怖哉復讎之日也……」更有豫備隊參加戰鬪。「一人對一人之戰鬪又起。但旋即終結。在燒燬房屋間。第二〇二團。損害甚多。仍在街之南部戰鬪……」於是更以

小刀、鎗把、步鎗彈、手榴彈行戰鬪。齋德維次將軍倒於部下之中。『第克斯陸德、第克斯陸德。今其時矣。』他營亦一面續行近接戰鬪。一面侵入廣場……『此時由第克斯陸德街市至各隅。皆戰潮沸起。營長欲向市西伊則橋衝進。將部隊集於廣場。但敵兵對此無望之戰鬪尙不示弱。遂由西方屋內。向攻來之德軍。浴以子彈。新殺戮於是始。喊聲亦由屋內迸出。荒狂散兵。向在夢中之敵兵後窰內衝進。鎗刺交叉。至置物之階段上……』『咸云至第克斯陸德復讎！』

於俾克斯和忒 (Bixchoote) 之戰鬪。亦演出同樣光景。試讀波麥堡所著書。當知志願兵部隊價值在戰鬪間如何向上。既無不適當要素。且有粃殼已離小麥之感。在血戰中。部隊成爲一體。不謂僅披軍服之學生竟爲優良戰士！

在佛蘭特 (Flanders) 得與靱強之敵。以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一決勝負者。不僅爲志願兵部隊。且由第四補充師增加而成之豫備第三軍團。平時曾受嚴格訓練之兵卒。亦能於此困難戰鬪。大發揮其能力。此伊則河畔之戰鬪。凡決死的攻者。確實獲得勝利。但被擊退之比軍。因欲求救於海。遂至脫逃。演出悲劇。就其戰鬪言之。可描寫如下。『……經數點鐘後。跑兵準備既終。豫備第五師

亦前進……戰鬪一起。如地獄之風。燃燒甚劇。由多數傷口。流血如注。以浴其子彈。彷徨生死之境。各營兵卒有減無增。一步一步向西前進。敵之防禦。已成絕望。但亦不畏鎗刺格鬪。欲由泥土中浮上之德軍激情及其不可壓抑之衝動。常保持優勢。十月二十六日。爲戰鬪之第七日。戰鬪繼續一星期。毫無間斷。其間營未交代一次。三時。豫備第五師之豫備第四十七團。以其先頭。達藍斯卡珀爾鐵路堤防。比軍被我軍以鎗刺衝鋒擊退。十月三十日。六時三十分。豫備第六師行最後攻擊。一日中連續可怖之戰鬪。各連雖信爲尙未決戰。但其背後爲海。已明示不可再退。經一點後。越堤防。唯有前進耳。帕維茲之戰鬪。鎗刺與鎗托俱躍。相持中之叫喚。背後堤防遮蔽水面。我軍此時大有攻陷帕維茲之勢。——人影跳於各家間。機關鎗連放不已。鎗托相擊聲。飲彈而死者之叫聲……」——皆由海來……」

茲更就豫備第三十五團在水中之最後戰鬪述之。「第十一、第十二兩連全滅。被血染紅之水。處處橫溢。鎗身手腕等浮出。負傷者與波鬪時。水面不高。呼聲已不多聞。所幸瞬時即過……在最前方者絕望。將已上刺刀之鎗。向堤防投擲。由上突刺打毆。彼等已死。尙有鈍重呻吟。身體沉往水中。

僅有兩三人被捕……「豫備第三軍司令部。於有水處。命其常勝之師均行撤退。

爲支援在佛蘭特戰鬪之第四軍計。由西部戰場其他部分。抽調素有信用之部隊。用於左翼之攻擊。十月三十日。可怖之格鬪開始。英法兩軍。早知此事。對此絕大危險。爲絕望的防禦。「十一月一日夜二時。巴威部隊在巖斯哈忒 (Wyschaete) 行近接戰鬪。且爲可怖之格鬪……」巴威部隊因追躡崩潰圖逃之英軍。侵入巖斯哈忒村落。在該處另遭遇敵部隊一次。猛烈之住房戰開始。英軍送新兵力三次。其中於巴威部隊。更增加以第三普魯士師之部隊。格奈則璣 (Gneisenau) 伯擲彈兵團。亦各振鎗刺及鎗托衝入部落內。至五時。此戰鬪亦結束。在麥辛 (Messines) 亦有符騰堡部隊。行淒慘住房戰。以一人對一人戰鬪。

於是須陸續增加新部隊。溫克勒近衛師之集成亦以此。「十一月十一日。新部隊在由華留未爾特 (Cheluvelt) 至通伊泊爾道路之兩側。爲可怖之戰鬪。溫克勒尤其。徒步近衛第一團及第三團夫藍次 (Frank) 皇帝近衛擲彈兵團及奧加斯大 (Augusta) 女王擲彈兵團。均在密林中與敵遭遇。雖皆極度昏迷。然領能一步一步開拓血路以前進。伊泊爾之包圍。雖漸縮小。然敵之絕望

的對抗。於此次亦有妨決戰。十一月十七日。在森林、火災、泥濘、雨水等中。戰鬪固着。在傲岸之佛蘭特街市東部、西南部及南部。未知榮冠誰屬。自伊泊爾以來。英軍頗不愉快。其殲滅德軍北翼進軍。至來因之迷夢。遂葬於街市廢墟中。此波麥堡所記也。

丙 一九一四、一五年在東部戰場之攻擊戰鬪

不僅在西部戰場而已。在東部戰場。其靱強戰鬪。亦爲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今余舉普魯士最舊團第四擲彈兵團。由其大戰史中。述此赫赫有名之部隊。於此次大戰。一新其榮譽。並藉此殺人的近接戰鬪護此榮譽之一例。

開戰之初。於袞賓能 (Gumbinnen) 之戰鬪。(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及二十日) 處處皆爲白兵戰。俄軍於近接戰鬪。毫無抵抗。據戰史所載。「彼等或爲基督教徒。多乞命投降。此外僅有少數人。對攻擊以白兵抵抗。」又於坦能堡 (Tannenberg) 之戰鬪。亦呈此景况。惟於極小部分。起一人對一人之激烈戰鬪。

一九一五年七月。在那勒甫 (Narew) 渡河。擲彈兵曾舉喊聲。擊銅鼓。涉水。向敵衝進。又是年秋。於

維爾那 (Vilna) 之戰。亦於「快快前進」信號下前進。行鞞強近接戰。將敵擊退。又於普刺斯尼士 (Piasniel) 之突破戰時。俄兵有未降服者。藉格鬪打倒之。就此戰經過。團史所記如下。「擲彈兵振鎗托。閃鎗刺。躍入敵中行之。未豫期其勇敢之敵。遂即退却。」於此戰。竟演手榴彈之一役。無鐵砲之俄兵。向對壕掘進。……有狙擊兵卡林那。向對壕飛出。勢如電閃。投手榴彈兩發。但俄兵僅能以生命購其勇敢……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有如下之報告。「天秤之針漸傾於我方矣。九日間之戰場。其真相果何如。鎗刺與手榴彈之戰。其激烈狀況。半類寓言小說。德軍與俄軍之戰死者。填滿塹壕。可怖之屍體。隨處皆是……樹木或裸梢。或打倒。屍體之臭。不可嚮邇。此等皆可證明東洛楞卡南方橋頭之激戰者也。」

坦能堡之卷。亦屢有關於近接戰鬥之記述。茲舉其若干例於下。「晚七時四十五分(八月二十三日)對俄軍陣地行衝鋒。擊因欲奪取俄軍狄彼奇 (Diebitsch) 團之安得累雅十字軍旗。遂開始激戰。獵兵阿衛(獵兵第一團第三連)鹵獲旗桿。旗在後由一戰死俄軍軍官屍體發現。八月二十八日。在達勒騰地方行夜襲。亦因豫備第三十六師之部隊。惹起近接戰鬥。格鬪既起。背水俄軍。自

暴自棄。以行防禦。」在和恩斯泰因 (Hohenstein) 之最後之戰。有如下之記述。「俄兵數百。舉手投降。其餘在陣地內被擊斃。或稍行鎗刺戰後即降伏。」行血腥住房戰之街市。處處尚有火災。呈可怖之光景。半已焦黑之屍體。在烟燻殘骸中。堆積如山。住房之中。室內、廊下。均滿積屍體——在該處鎗刺戰鬪之慘酷。概可想見。」

其後東方戰場。於攻擊時。亦屢演近接戰鬪。一九一五年喀爾巴阡 (Carpathian) 之戰鬪。聶斯德 (Dniester) 之戰鬪等。皆其例也。在喀爾巴阡 之茲維能 (Zwinnin) 戰鬪。有如下之記述。「欲在茲維能之一側以猛力占領高地。乃持白兵。胸與胸相接。肉搏以行戰鬪。然卒不能奪取之……」據五月十二日克韞發戰鬪之戰况報告。有如下數語。「……至第二次攻擊。營已能占領陣地。但在陣地中。尚行可怖之白兵戰。」

丁 一九一六年攻擊維丹時之激烈格鬪

此攻擊。在當時期望頗奢。對度蒙 (Douaumont) 堡壘之衝鋒。達最高調。但竟無效果。成消耗戰。以失其希望。此世人所共知也。今日歷史上。名此攻擊曰「悲劇」。參加戰士。稱爲「維丹之地獄」。德

軍於此戰鬪。非藉激烈近接戰鬪。奪取頑強防禦之障地不可。其意志之堅。如鐵石然。

維丹攻擊亦屢有吹號。擊鼓。奏軍樂以行攻擊之團。攻擊之第一日（二月二十二日）第十八軍在科耳（Caures）森林之戰鬪。第八十七團吹號以行衝鋒。『我祖國乎。神乎。其護汝以衝鋒之號乎。』（力林克綸）兵士等受此祈禱。如電氣之奪心。萬歲呼聲。擴於全線。遂躍上越障礙物而前進。又記述擲彈兵第十二團森林戰之事如下。『赫維喜豫備中尉乘機高呼。『爲王。爲祖國。與神俱進。』使左右兵士皆爲感動。並令勇敢號兵羅哥甫斯基在彼側。奏衝鋒之號不已。於是手榴彈及鎗刺爲多數戰死者復讎矣。』其後二月二十八日。對度蒙村落行衝鋒。終未成功。但其時亦吹號。並向此「裝甲物體」衝鋒。『第十二團。留有三連。乃利用該處之敵姿勢甚低。以行近接。與彼等共行動之工兵第三營第二連勇敢工兵。均能用炸藥在各處破壞障礙物……』

「工兵及擲彈兵。遂通過障礙物。衝入壕內。守兵亦勇敢防禦。第八連隊之愛德曼少尉。並令擊鼓。召集堪以應戰之兵力。爲之增援。於是在六時許。此裝甲構築物。遂被占領。俘虜法軍僅三十人。其餘全部。皆爲猛烈第十二團鎗刺之犧牲。』維丹前方。雖屢起近接戰鬪。但敵往往因壓倒的砲兵



西部戰場立士布爾之近接戰鬥



在東部戰鬪和恩斯泰固村落內之德俄兩軍格鬪

射擊。又見德軍決死衝鋒。藉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保持其固守陣地之精神力。遂大殺其勇氣。但不戰而降者固多。法軍在他處。又屢欲維護其陸軍榮譽。欲藉近接戰鬪。抵抗德軍之英雄的攻擊。茲述若干例。與上述之例共證明之。亦可想見德軍之英雄的行爲矣。

在二月二十一日之斥候戰。經一人對一人之頑強格鬪幾次。第一九團之戰史。卽其例也。福夫策爾邁爾少尉。曾向敵人鎗口所閃之處。連施射擊。於其橫面。復有頑強測量距離。手克刺温刻耳。投擲手榴彈。然卒未收效。迨各隊軍士如「火焰放射機至」。卽有工兵賴因柏格。投出劍帶及衝鋒囊。簡單說明使用法。遂持放射機而前進。「法軍對此新兵器的威脅。大部分已降服。但在他處。更繼續抵抗。」第一五九團第四連矛騎兵親麥曼自一九一五年起。卽爲該連之一男子。竟能躍入頑強抵抗之掩兵部中。將自鎗眼突出之鎗引出。並投手榴彈。使守兵不能戰鬪。有法蘭西兵一羣。已於近接戰鬪中。爲手鎗所傷。而向橫臥距戰友二十公尺前方者攻至。然該連受彼男子所佑。竟突破敵陣地。其零星埋伏於各處之法兵。更由衝鋒而至之第三線背後。濟以射擊。第四線亦尙行抵抗。此時步鎗手厄根坎帕適向狙擊連長之法兵面部投泥。以救其一命。「搜索兵爲開拓

其進路計。無論何時。須借手榴彈之助。其中尤以第八十七團在科耳森林時爲最要。柏堅少尉之斥候。竟能由第一塹壕。冒射擊。演出手榴彈戰。以占領其防舍。攻擊第一日。黑森 (Hessen) 親衛隊。亦在該森林內攻擊。證明手榴彈之有效。尤證明火焰放射機之有效。黑森部隊已於敵之第一陣地受抵抗。「但最卓越者。爲能以手榴彈。能將法蘭西獵兵擊落塹壕中。對防舍。亦能以火焰放射機。發放其殺人的光線。」無論何時。能繼續猛烈前進。「蓋皆無隨便停止者。」翌日。該團對瓦甫利爾。向聖布里發衝鋒時。用手鎗。作投擲兵器。以行格鬪。「此時狀況。凡向前躍出者。皆存敢死之心。勢惟有向泥中匍匐而進。勇敢之赫廷格少尉。即將所持望遠鏡投擲。迨後格鬪時。將泥塗不便於用之手鎗。擲法蘭西軍官面部。與法蘭西軍官。在火焰放射機之放射口未插於混凝土掩體之鎗眼時。用機關鎗。」

余所引用之第十三卷。於近接戰鬪。亦有所述。於此處全述此戰鬪。未免過於廣汎。茲所述者。以用手榴彈所行一人對一人之戰鬪爲主。從三月二日對度蒙村落攻擊時第五十二團之勇敢衝鋒起。舉其二三點。從三月二日起迄四日止。原無大攻擊。僅有一步一步之戰鬥。

第五十二團侵入度蒙村落。被火焰放射機及手榴彈打破抵抗。在防禦堅固防舍戰鬪時，哥士靈上等兵攀登屋面上。由該處向鎗眼中投擲手榴彈。旋於他抵抗巢亦如此。「……該處有第十一連第一排之上等兵名曰訥克亦一勇敢之男子也。由後攀登防舍屋面以手榴彈威逼守兵五十人。不得已帶機關鎗投降。」

此處所述在維丹之光榮攻擊戰。有良好攻擊精神。不許德軍步兵追隨。其結果。屢屢證明其爲一人對一人之戰鬪。自三月二日亘四日。僅一步一步。不能獲取地形。蓋攻勢已變爲消耗戰矣。

戊 一九一七年伊孫左之突破

卡坡勒托之奇蹟

一九一七年秋。最高統帥爲援助奧國計。決使德軍開赴伊孫左。藉以使德奧兩軍所成第十四軍。與同盟軍協同。以行突破。義軍戰線。爲之搖動。當時軍司令官退役砲兵上將克刺夫特、豐德爾、門辛根。述此突破一事。頗有興趣。

在此上部義大利之敵。素質甚劣。但亦發生多數近接戰鬪。

同盟軍有特別裝備。於山地攻擊用之。部隊曾受訓練。所用部隊。以數言。居非常劣勢。對攻者之一七一營。義軍有二三八營。但其素質良好。因是反遙居優勢。克刺夫特上將記曰。「同盟軍之外。義軍爲戰意鞏固。戰鬥熟練及有經驗之敵。」

托爾米諾及夫力赤之戰鬪

茲先述本爲突破之托爾美諾 (Tolmino) 及夫力赤 (Fitsch) 之戰鬪。攻者雖欲試行決死的衝鋒。以堅強之意志。到處逼敵爲近接戰鬪。然豫期必起而於多數點乃不起者。蓋因敵已恐怖。不能不爲此醜陋行動也。彼等非特不戰而降。且有多處俘虜。竟喜謂彼等戰爭已畢也。反是。十月二十四日。巴威親衛步兵團。在科羅刺克高地衝鋒時。發生近接戰鬪。不知幾次。攻者欲越鐵條網。則義軍以手榴彈防之。包圍之企圖。竟被勇敢之反擊所挫。第十二連。不願損害。向山頂衝進。「所幸偶知鐵條網有細隙。前行排。與機關鎗既到。塞涅爾中尉。決心立即衝鋒。最前排。至在距義軍塹壕約十公尺處。通寬約一·五公尺之鐵條網間隙。以行衝鋒。在該處由左側投手榴彈。但損害甚微。該排決斷勇敢躍入陣地內。掃蕩附近塹壕。爲繼至之排。開拓通至上方及右方陣地部分之通路。兩

排衝鋒部隊。巧妙勇敢。續行衝進。故第二線守兵。不及防備。遂使義大利兵全體動搖。唯少數人尙能執鎗抵抗。多數人逃入空室。豫備手榴彈。塞兩個地下道出口。在山頂前方。攻擊頓挫。正待後續部隊來援。幸能卽到。衝鋒有兩處失敗。其第三處。由某班衝入。義軍動搖。並避衝鋒。迅速來集之衝鋒部隊。遂占領塹壕網。以掃蕩敵。」

獵兵第三團。於衝鋒成功時。在他處續行抵抗。至與義軍機關鎗隊員勇敢格鬪。其後該團卽發生短時間近接戰鬪。獵兵第十一營。經猛烈近接戰鬪後。奪取拉息馬據點。「藉猛烈近接戰鬪用盡所有技術所作據點。迄午後六時。全被奪取。」在馬塔雅爾山衝鋒時。符騰堡之山地營。戰績尤爲卓越。「有頃。綸麥爾部隊。與抵抗者相持。始能立即打破。愈近馬塔雅爾山頂。抵抗愈強。該處有義軍之完全旅。對一部由山岳兵成立之紮勒爾旅。頑強防備。敵殆已知其狀況之無望。真誠守保持此山之任務。以勇敢防禦。軍官皆行近接戰鬪。用機關鎗。至不能用時爲止。但以符騰堡山岳獵兵之大膽及巧妙。敵尙不能長久保持。綸麥爾中尉之弱小連。交困難之戰鬪。且中途並不停止。逕向山巔前進。」此山巔。殆經五十六點鐘連續戰鬪後。始能達到。故馬塔雅爾山。事實上被我占領。他

處皆於普魯士親衛擲彈兵第八團攻擊哈謨山時。藉手榴彈之戰鬪。壓倒火炮。於此可證馬可平原出身者之不劣於德意志山岳地方出身者也。

第三日（十月二十七日）追擊。使敵不能不由山地出至平原。是日巴威親衛步兵隊第三連。於在馬德累塞那山衝鋒時。又不能行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以最有信用之兵卒組成之連。既受巧妙指揮。乃攀山上登。至最近距離。未被敵見。卒達有鐵條網圍繞在岩台中之敵地。該連出敵不意。侵入敵地。能壓制勇敢防禦之敵。其時全山已呈活氣。知敵更向成階段狀之斜面。占領陣地……」聞其後此戰鬪之經過。爲此勇敢部隊能在山巔衝鋒。下山占領火炮四尊。又有獵兵第四團。在他處向阿幾達（Agida）村落衝鋒時。與義軍交街路戰及住房戰。能打破其抵抗。

由塔臘門托河至皮阿味河之追擊

十月二十八日。義軍已越特梭忒爾勒河而退却。頗受天氣恩惠。因其時大雨連續不止。今將乾涸之特梭忒河。亦成濁流。成難征服之障礙故也。因是敵在各處得阻止追擊之機會。往往先發生近接戰鬪。然後渡特梭忒河。豫備獵兵第十八團向第涅前進。於對此街市之戰鬪。亦須渡河。「

義軍機關鎗連發不已。獵兵誓死不顧。向鎗與鎗間明瞭間隙衝進。舉凶暴之喊聲。渡此汨汨作聲之河床。最先獵兵侵入敵線。彼等均誓為在衝鋒中戰死之戰友復仇。但至正午間。營復陷於危險狀況。有由東方以裝甲汽車支援之敵突破而至。同時復有由西方以砲兵數營為增援隊之敵向第涅前進。故營必向此兩正面而戰。獵兵等確信已居優勢。由至近距離以短時間迅速射擊向義軍迎戰。出敵不意。迅速開始攻擊。故除戰死或不戰而逃者外皆降。」

又德軍之一將軍符騰堡之柏勒中將。為其部隊所最信任之指揮官。但在此戰鬪中。竟亦勇敢戰死。蓋將軍以為第涅在德軍手。不聽左右勸阻。悠然乘汽車向街市前進。詎行至聖哥特哈德。其汽車由至近距離受射擊。將軍遂與同行某上尉共戰死。

義軍於拆涅格倫斯之四周及其內部。欲試行突破。遂發激烈近接戰鬪。「午前。義軍在該處以急襲的方式行攻擊。蓋實際元氣橫溢之義軍旅。企圖向第涅行突破也。」該敵亦因激烈近接戰鬪。已被擊退。

十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向塔臘門托河 (Riv. Tagliamento) 前進時。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亦有

應記述者。擲彈兵第一一九團第一營在科德利坡戰鬪時。爲猛烈之住房戰。戰鬪經過中。始由符騰堡擲彈兵。提已上刺刀之鎗衝進。此光景已足使敵混亂。「但敵以攻者極少。似已他去。遂鼓動勇氣。激勵元氣正盛之軍官。再握武器。由廣場一隅之房屋。急發一彈。繼子彈由各方向發音。連續飛出。由窗間至屋頂。機關鎗更密發不已。被獲俘虜聞之。亦大爲驚怪焉。

符騰堡部隊所受危險。僅在瞬間。但擲彈兵能決然不負職守。於房屋四周。於小路中。於庭中。均作血腥戰鬪。德軍機關鎗前。積屍如山。多數勇敢斯瓦比亞(Schwabia)兵。亦中敵彈而斃。敵欲增大此不幸。乃使更新強大縱隊亦相繼至。遭急襲的射擊未及防禦。以致被捕。經長久戰鬪後。科德利坡完全歸德軍之手。」

茲余所述之戰鬪。結局由英雄的攻者任之。足證義軍各部隊能維獲其軍人榮譽。惟德軍及同盟軍。行動頗爲卓越。其中發揮追擊精神。已至盡度。彼等在執白兵前進時。實無時不爲追擊豫備也。

己 一九一八年西部戰場之攻擊戰鬪

一九一八年春季攻勢。我軍由聖昆墩(St. Quentin)前進之團(徒步近衛第二團)於第一日

(三月二十一日)對各抵抗巢。已行困難戰鬪。翌日對封騰(La Fontain)附近勇敢英軍所防禦之大制高支撐點行衝鋒。戰鬪於最後又成一對一人之形。此時由適當距離所投手榴彈。欲打破敵之最後抵抗。尚有未足。不能不藉鎗刺衝鋒。以壓制敵。茲由余之日記摘錄如下。「第一營衝鋒隊向支撐點迫近。此勇敢兵卒。無論如何盡力切斷鐵條網。又如何用望遠鏡明視。所可惜者。彼等皆爲機關鎗彈所斃。其後砲兵及迫擊砲之準備尙新。營之一部。能侵入支撐點。對未完全壓制之敵。開始激烈近接戰。」防禦非不勇敢。然結局生存守兵。不能不降伏。更有良好部隊。能打勝彼等。「……支撐點中。狀況最爲淒慘。一人對一人之戰鬪。至今留其殘跡。戰死者之面目。猶在目前。敵之損害。實較我軍爲多。其比例爲德軍戰死一、英軍戰死三。觀英軍機關鎗兵被鎗托毆殺之狀。毛髮爲之聳然。」

五月二十七日。我軍又須突破敵陣地。亘二十公里。一面戰鬪。一面前進。有名之我師(近衛第五師)曾得赫赫之成果。並已於其第一日越未爾河(Vesle)地域。翌日。前被法軍獵兵及英軍機關鎗一連所占領現正頑強防禦之奧耳蒙村(Ormon)及其附近森林。均因我團衝鋒。必被奪取。

該團史有如下之記載。「第一營部隊。竟憑鎗刺奪取奧爾蒙村。」於此處亦爲鎗刺戰鬪。手榴彈於運動戰。無特優之效果。

永格 (Ernst Junger) 曾於其有名著述 鋼鐵之嵐 一書中。歷述彼之經驗。一彼爲衝鋒長之經驗。二彼爲第二線戰士之經驗。據其報告。可知彼所居團。在一九一八年。尙屢發生一人對一人之戰鬪。永格於法蘭西大戰之記述中。有如下一段。「英軍在斜面後方。作兩塹壕。狀如假山。以據守之。於數公尺距離交射擊。手榴彈紛飛。如描弧狀。余向第一塹壕躍入。並越橫牆。與上衣未卸。頸束領帶之英軍軍官相打。余不用手鎗。抓其首。向沙袋投之。彼遂倒於該處。余後方忽有一年老少校現出。向余呼曰。『打死該犬！』此事余任續來者爲之。而向有英軍兵士防守之下塹壕。拚命連發手鎗之彈。至最後一彈。余拉扳機至十次。余傍有一壯士。見敵有由該處逃者。以手榴彈投擲之。敵所戴鐵兜如盆。亦高舞空中。」又在他處。見我軍由漏斗孔亦現出其姿。振鎗實彈。眼光注射。作驚惶狀。並發可怖之喊聲。以向敵陣地進攻。陣地中有守兵不知幾百。皆舉手示降。然未許也。……余於此輩以血充飢之行動。雖不能謂爲罪惡。但殺無防禦力之人。則殊爲卑劣。……然一面攻者向防

者至目前五步處。以子彈射擊之。則防者之抵抗。爲當然之事。一跳躍間。血戰在眼前沸起。戰士向彼等之感情。並未改變。心中所思。無非不爲俘虜。必殺此豸等。所有目標。均由眼中消失。立於此可怖之本能魔力中。至血已流出時。彼等腦髓。始如由霧稍晴。由夢方覺。又爲原來新時代之兵卒……」

庚 以上之回顧

如此處所舉之例所示。可知世界大戰中。所有攻擊。多爲近接戰鬪。有種種形色。不遑枚舉。鑑於戰爭經驗。陸軍關於衝入。有如下之規定。步兵操典第二部第一百四十九。「既至近距離。即使班長上刺刀。至衝入。則有時應視己之決心如何而行之。投擲手榴彈一事。必使一般明瞭……一經決行之衝鋒。應以不顧一切之意氣。使全班衝入。舉喊聲。振白兵。務集中衝入敵陣。」遇特殊狀況時。如在黑暗及烟中之戰鬪。前已述之。村落戰及森林戰之衝入。步兵操典言如下。「……步兵同時向村落內衝入。以白兵、手榴彈、迫擊砲及火焰放射機。開拓進路。至部落後端爲止。」

二 格鬪時斥候衝突

陣地戰。往往派遣斥候。或有大企圖。其攻擊精神須維持。且須爲新強者。一九一五、一六年在拉業 (Roye) 訥永 (Noyon) 較靜陣地內。近衛第三團。亦極度行之。在某種企圖中。有軍士豐涅柏格。以大鐵條缺毆斃一法軍獵兵中士。又在他處。並能藉格鬪壓制敵斥候。故此勇敢中士之指揮官。竟因多受鎗刺之傷。遂卽降伏。又有斥候。於所命偵察以外之事。亦志願爲之。彼等以獨斷行戰鬪。潛行能向敵而成功者。乃爲感情問題。亦爲精神問題。勤勉之人。亦不免有時而弛懈。故當此之時。非利用其精神之興奮。心中所有。無非爲今其時矣。「吾等其善自爲之」等。方克有濟。

副中士米喜巴哈。在我軍中。殆爲最良斥候長。余今就其屢次所行偵察。稍詳述之。雖非直接與近接戰鬪有關。然其最後與敵相對。爲猛烈格鬪時之精神當如何。試就其動作之他部分述之。手榴彈爲此一人對一人戰鬪所用裝備。但第一須注意者。非因投而用之。乃因毆而用之也。凡參加此戰鬪者。須以一致志願。互相團結。元氣過盛者。非除外不可也。

「余嘗與上校約。誓必盡力獲得俘虜而歸。其後余等在陣地內時。余與勇敢同伴勒次、普刺根斯、茲維克三人。幾無夜不出至塹壕及塹壕間窺視。然均未發見敵斥候。亦屬幸事。第六連軍士叔馬」

哈及克里姆曹長。屢次潛伏一處。然亦毫無所獲。繼此有敵之塹壕步哨負傷。然克里姆曹長之斥候。竟未能獲得俘虜。次爲米喜巴哈之斥候。謂「余未十分準備。故亦未參加此斥候。凡參加者。除戰友叔馬哈外。均無十分經驗。當晚余直言於和爾曹長曰。『赫曼。請注意此行。未審能得效果否。因其中有攻擊精神過盛之分子在內也。』此輩參加。非絕對不可。然有大缺點。蓋往往元氣過盛者。在此時有所不宜也。於此種計畫。除須具有勇氣外。先須有明晰頭腦。更須有確實經驗。詳知地形。尤爲必要。惟亦須託庇於運命耳。」

茲述彼之經驗。「經十分考慮。余之陣地。決定選敵之第一塹壕步哨。此步哨。在距敵第一塹壕約二十公尺處。周圍有堅固鐵條網。以防急襲。我等夜夜前往切斷此鐵條網。以圖由前方襲擊此步哨時。已切至四分三矣。但此二人步哨。警戒甚嚴重。故又不能不停止。乃圖由背後襲此步哨。其計畫如左。

我等知此步哨每兩點鐘交代一次。且無論何時。須於偶數鐘點行之。乃思利用此習慣。切斷敵之鐵條網。通過步哨左側。混入敵之主散兵壕。余作交代兵模樣。急由步哨後襲之。敵之第一塹壕。兩

側以外。無他步哨。故混入敵之散兵壕。並非甚難——元氣甚盛。工作進步。四晚之中。殆已切斷鐵條網約四十公尺。其後數條亦被切。我等工作在牽鼻難行之黑夜中。時時爲暴雨所侵。非有此項經驗者。斷難任之。勒次及余一人仰向。將切斷鐵條網之端押下。使不至跳上發音。其他一人依然仰向。將鐵條網切斷。如此將鐵線一切斷。至天明始止。歸時復將切斷鐵線輕輕連繫。使我等之切斷工作。不致爲敵之塹壕內所見。如此每晚繼續此動作。幸敵均未覺。塹壕步哨對距已數公尺。前敵兵四人來襲。亦如在夢中。

自三月二十七日亘二十八日之夜。均未行此計畫。三月二十七日。余升爲副曹長。我等之斥候。以爲此乃成功之前兆也。又是日余復得第五連戰友齊林斯基、第八連戰友厄克和夫及柏爾。皆加入我等計畫。午後。余赴忒味那中尉前。陳稟升級。中尉以諧談促余注意曰：『此時所感不足者。爲探照燈。想各物均已齊備矣！』語後四日。余得勳章（第一級鐵十字勳章）誠非意料所及也。夜十時。勒次、普刺根斯、厄克和夫、柏爾、齊林斯基及余均集。持手鎗、匕首、手榴彈。鐵條缺出發。天色昏暗。幸風自敵方吹來。可稱「甚佳之斥候天氣」。於是直立步行。至蘋果樹林。由該處匍行至敵之

鐵條網。」米喜巴哈更謂志願兵血氣用事。不宜同行。故加入其他一人。「至法軍鐵條網入口。卽令柏爾及補充兵勿進。以備敵之斥候出至前方時。掩護我等。於是勒次及余匍行。往鐵條網中。將會已切斷之鐵線分離並曲折之。後方戰友。注意隨至。——事皆順手。塹壕中之步哨。似不知覺。吸食捲煙。頗爲閑逸。陣地內之敵。亦寂然無聲——。照明彈一發。亦未射出。我等至鐵條網最後處。然不能不完全切斷之。余及勒次亟亟爲此工作時。其他戰友圍之。側耳聽有危險至乎。由余後匍行之齊林斯基。隨余指向塹壕時。恐我等僅離敵之塹壕五公尺耳。——既聞足音。同時聞人聲曰。『交代啦。今已一點鐘。』余聞齊林斯基之耳語如此。但我等於一點鐘後擬襲擊塹壕中之步哨。在此時最爲緊急……有頃。我等臥於敵之主散兵壕端。勒次及余輕輕爬下塹壕中。齊林斯基隨後至。厄克和夫及普刺根斯。仍留於塹壕端。豫備我等被襲不能不逃時。可援救我等。特指示以鐵條網中之路。非然則在黑暗中不免迷失退路也。

敵之散兵壕。與我軍之散兵壕全同。有步哨所立之段。有射手所立之段。勒次見其中設有電話線。卽切斷之。可無待言。然彼此不發一聲。我等潛入敵之塹壕中。如斯沉默容易。誠非意料所及。若法

兵潛入我軍之塹壕中。恐未能如斯沉默也。

我等達第一目標後。其恐怖之情。實屬不可名狀。但因是反使勇氣時時上湧。着手我等之主要工作。卽潛入敵之塹壕內以襲其步哨是也。我等深加注意。毫不發聲。堅握匕首。向右前進。蓋正午我等商談時。曾堅約余非至最危急時不可射擊。格鬪僅用匕首。榴彈僅用以毆打。行未五步。適在橫牆處於右方聞足音。余在此瞬間。料非敵兵交代卽爲塹壕斥候。乃急四顧橫牆周圍一次。見有二人至。余向勒次低聲言曰。『汝殺先行者。我殺第二人。』張望橫牆周圍時。見法兵二人中。前行者矮小。後行者高大如樹。此人卽爲余所欲圖者。斯時勒次立於塹壕右側。余立於其左側略前。齊林斯基立於我等之後。法兵至與我等相距僅如後橫塹遠處。卽急停足。因勒次忽發音響故也。據其後勒次所言。彼欲出手鎗。乃爲手榴彈所擊。有頃。敵之斥候步出。似毫無察覺者。至距我等約兩步處時。勒次急行射擊。前行者倒地間。余卽跳過。更將後行高大者拉倒地上。此人欲揚聲呼救。余以左手按其口。以右手持手榴彈毆其頭。但有鐵帽遮掩。毆之無效。故尙呻吟抵抗。亂噉亂抓。不能阻止。語以勿喊。彼又不解。余乃換法語曰。『你糟。我就殺你。』此人始無聲——其間戰友齊林斯基及

勒次。另與一法兵相持。但此兵被擊。僅受微傷。彈自左方頭角擦過。流血甚多。惟聞其『阿啦啦』一聲耳。

於是余向戰友二人怒呼曰：『走走。不走。就一起來！』急使二法兵立起。並操法語接耳語之曰：『馬上跟我們來。保你們無事。但不可作聲。不然——』該二人似了解。瞠目視手鎗。該俘虜似又吃驚。不解是何語。勢惟有俯首乞降而已。勒次及齊林斯基。亦舉鎗裝子彈。欲向二法兵射擊。余乃告以須留之在後掩護。故應捕虜以歸。余是時在厄克和夫及普刺根斯所在方向。由該處急行。與在壕底之齊林斯基及勒次相遇。但厄克和夫及普刺根斯。已捕二法兵。通過鐵條網切斷處矣……我等在歸途時。敵之陣地內。頓呈活氣。於是發放照明彈。塹壕步哨。開始激烈射擊。敵殆已有所察覺乎。——余等徐徐退去。齊林斯基及勒次。毫不着急。余則漸爲不安。蓋余思及厄克和夫及普刺根斯曾拘俘虜而去。或者俘虜逃出。遂致敵方嘈雜乎？……照明彈發放不已。我等適爲所照。故我等之歸。殊爲困難。迫我等急避去敵之鐵條網。而敵之塹壕內極爲嘈雜。當時似地獄展開。照明彈在我等頭上飛過。法軍機關鎗聲更密。子彈由我等耳傍飛去。發淒慘之音。塹壕步哨似已發見

我等。故猛烈向我等射擊。但幸獲逃免。平安無事。歸至所識樹林。」在此處。斥候與俘虜咸集。同受歡迎。歸己之陣地。

一九一七年。在夫人路 (Chemin des Femmes) 亦屢行斥候一人對一人戰鬥。此為近接戰鬥我軍居優之證。於此等戰鬥。用手鎗亦有效。例如九月二十二日。在啦耶爾村地方。有一斥候。躍入敵之塹壕內。軍士啓維次以多數手鎗。射殺多數防禦法兵。共次兩日後他斥候衝突時。發生猛烈格鬥。擲彈兵衛革爾之膝。為一法兵所嚙。

以前附有鑑定書之米喜巴哈。與其勇敢戰友。在庫息勒沙托 (Concy le Chateau) 地方。又有優良動作。僅記近接戰述之如下。「當時余於距余約十五步處。注意一先行法兵。急由袋中取出手鎗。然先行法兵。以為木枝折裂等物音。有所感觸。致余亦被窺見。余怒呼曰：『抓他。抓他。喂！』彼亦舉鎗向余。至是始知彼亦有準備也。是時又聞鎗聲。幸一彈未至。在此瞬間。余故作鎮靜。自人叢中。一躍而出。見余之斥候。亦由漏斗孔出向敵方。開始狂暴戰鬥。若細述此戰鬥經過。余所不能。當時余自己亦向窺余之法兵。猛力肉搏。一擊之下。卒投諸地上。斯時惟聞拳足之音。余環顧左右。戰友厄

丙亦倒於此處。勒次勇敢。與一法兵相持。其中手榴彈、鎗及手鎗之音均起。法兵開始逃出。魯夫特由後向彼等投擲手榴彈。其中一人負重傷。余所投之一法兵。身體震動不已。惟呼『誰救我！』而已。

白刃相持昂奮衝鋒之一人對一人戰鬪。非有完全勇敢之兵卒不可。其次須有沉靜之人能在此瞬間。向血腥工作。充分昂奮。至模範的副曹長米喜巴哈及志願兵或其他斥候等。對此企圖。更要求各人至高度。於生死之鬪。有確實期待。冷靜向敵。此惟有不恃鐵砲之勇敢男子能行之耳。蓋不避危險誓死赴戰者。實屬特別性格。有此勇敢男子。始能鼓勵戰友。高揚部隊之爭鬪心也。

三 敵之突破企圖之防衛

甲 一九一五年在香賓之冬季戰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初。西部戰場全線。亘數百公里。行陣地戰。由海至瑞士。成一鐵環。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之冬季。法軍企圖打破此鐵環。即為在香賓（Champagne）之冬季血戰。

在此戰鬪中。徒步近衛第三團。處焦點之地位。行最困難之一人對一人戰鬪。余為阻止法軍突破

計。有卓越之貢獻。茲僅就此點述之。先從之經驗起。一九一五年三月。我等之團。復被調往香賓。十一日晚。由團派狙擊兵赴一九六高地。此高地在麥尼爾 (Maenil) 北方爲爭奪之中心。先在此處支援。已受損害之豫備團。我等之營。爲豫備營。駐小斜面後。在距最前線塹壕約三百公尺處。廚房口。余之連。其左翼也。至次日始較靜。午前十一時三十分。突由在余處之連開始射擊。余躍上胸牆。視察究爲何事。蓋法軍無砲兵準備。急襲而至我等前陣地之營。毫無所苦。彼等均已整步。構鎗密集。由高地下。其最勇敢者。已達廚房口。並已接近我軍砲兵陣地及與敵分離之最後陣地。因我軍之側射。敵急避入榴彈彈痕及近接路中。以求掩護。但又由該處以火力應之。我等先射倒法兵數人。火戰既起。警報傳遍全營。余代理營長。立向右方連傳令。命以逆襲。但實無須有此命令也。各連長已自下決心矣。號兵奏「快前進」之號音。鼓兵鳴「衝鋒」之號音。各人如受電氣。跳躍而起。鎗上刺刀。以向高地衝鋒。勇敢狙擊兵等。脫去保護足之長靴。晒於三月太陽中。僅着線襪。踐踏於香賓河泥濘中。向敵進攻。此爲余所未嘗見之事。可謂勇敢無遠慮者矣。刺刀鎗托無慈悲。此實爲余所不能忘之最悲壯光景！又實爲余一生所未遇之最佳妙瞬間！法軍罕有以鎗刺作有名譽之



在東部戰場勒謨堡之奧匈軍與俄軍之近接戰鬪



在加里西亞之奧國普繪密斯爾要塞之奧俄兩軍格鬪

武器者。寧以突殺臥於地上已失抵抗力之負傷者爲佳。蓋不能不承認其一人對一人之戰鬥矣。彼等在此處所用如「喂兄弟」、「請救我」、「我家有老翁」、「有小孩六個」、「請憐我」等哀求之語。已屬無效。有須敵之抵抗均被打破。法軍阻止射擊充溢。所取陣地。與前方法軍支點一併奪回。我軍被俘之塹壕守兵。遂得恢復自由。其最勇敢者。尙不止此。並向各處崩潰之法兵衝鋒。或由後投手榴彈。但因殲滅的砲兵及機關鎗之射擊。彼等遂被雉倒。無生歸者。

衝鋒復向前方突破。犧牲甚大。在廚房口中。有被榴彈破片貫胸者。號稱「鐵血男兒」之夫洛托中尉。瀕死橫臥在旅道。有元氣甚盛之勇敢豫備少尉克因死焉。在衛生道。有律伯克市 (Lubek) 元老應祖國召集之豫備中尉卡克布梭那頸受子彈而死。連彼等在內。有士兵二百十一人。或戰死。或負傷。

該團團史記曰。「此莫大犧牲。並非無益。最初法軍對九六高地衝鋒。既被擊退。突破亦歸失敗。其損害比我軍更大。非可比較也。」

吹號鳴鼓殆成密集線之一營。以鎗刺衝鋒行逆襲。此於西部戰場之陣地戰。實屬罕見。如此完全

類似腓特烈大王時代之集團衝鋒。於將來戰。必不可能。余可斷言。因在世界大戰中。若敵已衝入。則我等在陣地內。須卽以機關鎗應付。爲此形式之衝鋒。既不可能矣。攻擊方法。須順應敵之火器效力。但此一人對一人戰鬪之可能性尙存也。

今我軍不僅用鎗刺。鎗托。且用以前未用之手榴彈矣。第十一連狙擊兵保羅與塔邁爾。以激烈且真實方法。述此衝鋒經驗。先說明當時手榴彈之用法。尙未十分了解。團內各連。均須修習投擲手榴彈。「有步兵工兵」一班。其他部隊。多以之屬於內行工兵任務。故各團均配屬以固有陣地工兵。近衛第三團。於冬季戰中之諸戰鬪。能使未經訓練之勇敢兵卒投擲手榴彈。殊堪欽佩。與塔邁爾對參加此衝鋒一事。報告如下。「有一次。見法兵向我吶喊。並現出於我等豫備陣地中。我等關鎖鎗底。亦不上安全裝置。卽登陂路。行未及三公尺時。余之鎗刺及鏢。均觸彈一發。余由已戰死之戰友手中。取鎗用之。鎗久不用。已壞。余之鎗已成粉團矣。余第三次思取鎗時。見余左方有連長克因少尉倒焉。在此瞬間。有二三戰友高呼曰。『喂。保羅來這裏。你是工兵。快用手榴彈打他！』余答曰。『彈從那裏拿來。盜又不息。』忽有內行工兵二三人由余後呼曰。此處有鎗。余遂取鎗六支而出。余

至稜線上時。適見有法兵以我軍六十五團之兵爲俘虜帶去。余由後投擲手榴彈。此時或有二、三戰友負傷。尙未可知。但敵兵已開始棄我等而逃矣。於是余跨屍體或負傷法兵。在以衝鋒被奪取之塹壕中。走至胸牆之處。其前有一裂開之獨立樹。其後塹壕中。有法兵坐而似已供給我等以俘虜。余投擲手榴彈一發。但相距過近。有戰友由後方向離余稍遠處之左方投擲。則大呼。余投彈似頗巧妙。堆積法兵兩屍體。於其上投擲一發。此次後方戰友所供給我者。爲球形手榴彈。戰友大呼曰。『萬歲。保羅。命中了！』余於是投彈於其正中。腕、頭及背包等。均在空中飛舞。」

一九六高地。爲爭奪焦點。其後防禦戰鬪經過中。我旅亦能支配大勢。在如怒濤洶湧之戰鬪中。閉止敵軍所有突破之可能性。法軍以來攻次數言。實非常優。但仍須藉猛烈近接戰鬪。以擊退之。其翌日亦如斯。「其中彈者。以鎗刺及鎗托擊斃之。長約五十公尺之塹壕。幾爲戰死法兵所填塞。欲於後占領之。無立足地。」三月十四日攻擊時。攻者用手榴彈。有第十連之一勇敢班長。能不顧其頭腦之碎。馳入塹壕中。此時來斯特少尉。從容自若。與其從卒士特力喜。同躍上胸牆。站向法軍射擊。反覆如斯。其部下仍冷靜也。」

戰鬪最激烈者。爲三月十六日。是日戰鬪一進一退。來侵之敵。均被鎗刺擊退。「受非常損害。能不畏死。持白刃以行逆襲。竟能掃除此最大危險。敵亦不敢再施攻擊。」此外又與塞內加爾 (Sene gal) 之黑人兵。行鎗刺戰鬪。記述如下。「……至是塞內加爾兵。始越高地。如毒蜘蛛然。左右四窺。匍匐而至。其閃光之鎗刺。如捕人之腕。伸出於我等之前。此黑面白齒可怖之狀。至今猶留於余之目中。此時實爲最危險之時。敵已越高地稜線矣。我等遂均起立。並揚喊聲。向此真黑奴衝鋒。揮白兵。追逐於其塹壕中。」此阻絕戰。有如下之報告。「因欲阻絕敵。開始向敵之塹壕行猛烈手榴彈戰。戰鬪達其最高點。時法軍砲兵。由我軍左右轟擊不已。迫擊砲之子彈。飛散空中。黑煙蔽天。則發射照明彈以繼之。手榴彈交相投擲。機關鎗發射聲。使聞者耳聾。我軍兵士投擲手榴彈時。眼光尤爲昂奮——余觀彼等戰鬪。對我擲彈兵。不能不致最高敬意。其動作有深堪賞讚者。彼等再接再厲。或戰死。或負傷。所不恤焉。」

乙 一九一五年羅勒托

羅勒托 (Loretto) 高地。在西部戰場。亦爲會行最激烈爭奪戰之一處。一九一五年。在該處之防

禦。屢屢發生狂暴之一人對一人戰鬥。羅勒托之卷。述此猛烈戰鬥頗詳。格鬪。或用鎗刺。或用圓匙。或用小刀。或用手榴彈。茲舉二三例以證明之。述卡梭息(Carency)之戰鬥如下。「於是郎格亨立喜上尉。將手所能握之物皆握之。率大股。自小森林跳出……驚惶之法兵。未及將已安頓之物收回。而在卡梭息之東部。用鎗刺及鎗托所行血腥掃除遂終。」次就在羅勒托高地之逆襲。報告如下。「此亂暴之喊聲。越第一塹壕。直向第二塹壕。於第二塹壕。正揮其鎗刺及托。作前方衝鋒波時。第二衝鋒波。尚在第一塹壕中。同樣爲殲滅工作。敵在各處。多恐怖而高舉其手——『兄弟。饒我吧——不要放鎗！』」又在阿布拉因(Albain)行夜間逆襲時。敵不能不以白兵壓制之。獵兵及擲彈兵。相率出塹壕。通過障礙物。向正在警戒黑夜之敵兵衝鋒。手榴彈在黑暗中。不易擊中。惟見赤焰爆發耳。黑暗中目標何在。均非所辨。步鎗有所感觸。卽繫之耳。照明彈時時向占領漏斗孔之敵兵照出——如殺人鬼之近接戰鬥既起。遇黑暗處。一人對一人之格鬪又起。已被突破之敵。在阿布拉因及卡梭息間。各向支點退去。『但敵亦無大決斷力。惟彷徨無措。對極少防禦力。卽行展開。與我等以取得勢力之時間。以三四人持小刀或圓匙正行防禦之小部隊所在。敵想像爲

應行包圍之全陣地。遂將塹壕守兵被殺而半埋之處復整頓之。以行展開。」於村落戰。亦行格鬪。「獵兵爲戰鬪計。向蘇社 (Souches) 之北方展開。僅一瞬間。忽與法軍發生亂暴村落戰。挨戶格鬪。屍體在村之街道上。堆積如山。多數黑人在城市園庭中。巢食於樹上。但彼等又被獵兵自由擊墜。於是蘇社再空。獵兵復將密集之群追回卡梭息。但事情非如此簡單也。黑人軍與南方之連絡既斷。而巴威獵兵既由前方襲之。親衛擲彈兵又由後方向方面成正面而由卡梭息射擊之。其在塹壕中東撞西突。與籠中之猛獸無異。」

丙 一九一六年索謨戰鬪

最激烈之防禦戰鬪。實爲索謨 (Somme) 戰鬪。無論在何處。均有近接戰鬪之記述。卽謂此非常激烈之防禦戰鬪。殆始終爲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亦可。此困難戰鬪。以用手榴彈爲主。但亦用白兵及鎗托。一步一步。續行鞏強戰鬪。若於此處完全記述。此細部行動。實太廣汎。茲僅述其一部。戰鬪之第一日 (七月一日)。斯瓦比亞兵陣地之防禦。有如下之報告。「敵反覆向我軍衝鋒。第九十九團之第九連。尙能長久保持陣地。最後由三處攻擊之。行猛烈近接戰鬪。損害甚多。遂不能不拋棄

陣地」又在他處亦記述如此「兩連（第九十九團之第五、第六兩連）發喊聲向敵衝鋒發生亂暴之格鬪。」在巴威森林中之法軍「經連續射擊一日後越巴威森林前方防禦線。豫想必無抵抗。不料內應甚多。先被上西利西亞（Silesia）兵攔阻而未豫想之血腥森林戰。遂即展開。」（第六十二團第一營）戰鬪之第二日。在霸塞爾（Foiselle）夫立庫耳（Fricourt）行戰鬪時記述絕望的手榴彈戰如下。「在夜半稍前豫備步兵第一一團與敵脫離。未受英軍步兵之妨害。但蒙英軍猛烈砲兵火。至夜中即在夫立庫耳東南方一百十高地。有被敵包圍之守兵所在處。聞至午前二時止。行手榴彈戰。然不幸失利。祇可諉諸運命而已。」七月三日。由高地小森林向馬麥次（Mamez）小森林線行戰鬪時。巴亥馬豫備少尉。於向敵衝鋒時所失機關鎗。竟能以「白兵」取回。是日猛烈之一人對一人戰鬪。有如下之報告。「自午後五時起英軍砲兵射擊頗盛。對霸塞爾步兵第一九〇團之陣地及獵兵高地之陣地。尤為猛烈。其後英軍第十師強力部隊。先在霸塞爾向第一九〇團第二營左翼及第一營來攻。行一人對一人之猛烈戰鬪。幸第一九〇團之韌強兵卒及其勇敢指揮官之意甚堅。有如鐵石。雖已蒙甚大損害。亦能保守其固有陣地。」又就掩兵部

之韌強防禦述之曰。「——在『尖角』之第一二二團第三營未被破壞之掩兵部。次第被英軍包圍——司令所近處。有由軍士士勒古指揮之巴威步兵第十六團第十二連之某排一小部分。並以第一二二團若干人及第二十二團之機關鎗防禦掩兵部……熱心指導戰鬥之軍士士勒古負重傷。尙能與巴威兵及符騰堡兵以鎗及與手榴彈韌強防禦——」至機關鎗亦可不用時焉。

七月十四日。原爲法國國慶日。是日。敵又企圖大攻擊。夫洛 (Fouraux) 森林之戰鬥。尤爲近接戰而展開。非常猛烈。偉來部隊。於通過森林而前進中。卽與敵遇。但該敵僅能擊斃五人。「兩連在森林中。向敵前進。但該敵大部分不能藉鎗刺戰鬥以行抵抗。」在德爾微爾 (Deville) 森林。於叢草中。交戰至最近距離。「與第五十二團第六連之一排同時被敵包圍之豫備少尉赫靈。自行近距離射擊。竟能殲滅多數敵。突破戰線。遂與己連聯絡。」

七月二十日。後在夫洛森林。行近接戰。記述如下。「集於森林之布蘭根堡第一六五團兵、安哈忒 (Anhalt) 第九十二團兵、托耳高 (Torgau) 第七十二團兵。各持鎗托、鎗刺及手榴彈等。由森林之大部分中。旋卽將敵掃蕩。」在坡稷耳 (Pozières) 之激烈戰鬥。尤爲軍士之優良動作。「第九十

一團第十連長溫德爾豫備中尉。在昏迷中將已連中能集者悉集之以前進。軍士厄革布勒喜特。竟在該處率該班爲卓越工作。彼之右手。已因榴彈破片而負傷。然彼尙能有時埋土砂中。有時與其部下共奮勇直立。以向衝鋒之敵投擲手榴彈者。凡三次焉。

在他處。記述近接戰鬪。亦有幾次。所記手榴彈戰鬪。殆有兩點鐘之久。其程度則德軍於近接戰鬪較爲優越。「在未用於索謨戰時。僅與法軍戰鬪之薩克森兵（豫備第二十四師）非常緊張以向敵。但該敵亦知於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不及德軍也。」最後舉掩兵部戰。以終結束七月戰例。此爲摩勒帕（Maurepas）之巴威第十九團部分所由起。「立於掩兵部道之入口之警戒哨。已被擊斃。而副曹長努普卽由其步哨聞知法兵適在該處欲救出其閉於掩兵部中之兩班。乃與其部下共出掩兵部。由迫近左掩兵部之四五十人。向法軍十五人投擲手榴彈。內有十五人。卽斃於塹壕內。五人爲俘虜。其餘急逃出。亦被追及。大部分被步鎗擊斃。」

其後自八月中旬。至九月初。近衛步兵第三團。被法軍非常壓迫。調往摩勒帕拉勒力線。經十四日防禦戰鬪。失軍官二十名。兵卒一千二百三十六名。馬十七匹。損害頗大。然未有一步土地委諸敵。

手。此事足爲我國所自誇。蓋未因最艱強戰。而使陣地微有動搖也。各個戰鬪。就各團團史摘述之如下。「擲彈兵均站立。並無倚靠。以行射擊。『喂，要好好的埋伏起來！』劍帶美錠。要挺直。這是普勒騰堡上將所囑的！『毆他！』此等呼聲。常由隊列中聽見。攻擊即頓挫矣。」被敵侵入處。「略行格鬪。即被擊退。敵侵入時。機關鎗發生故障！副曹長綸格。直以信號手鎗射擊法兵面部。」在他處。亦記述猛烈手榴彈戰及格鬪。敵在克雷里（Clery）。因街路戰被擊退。八月二十七日攻擊之擊退。記述如下。「法軍在用火焰放射機已完全破壞之凹道陣地中。開拓進路。但在該處發生鎗刺戰鬪。亘十五分鐘。敵拚命力戰。法軍不能不敗退。『狙擊兵之動作。實屬佳良。彼等均能站立。無須倚靠。鎮定沉靜。以行射擊。於格鬪一事。絕對表示比法軍爲優越。』又在他處。『彼等均躍上斜面。其迅速有如電動。』法軍未攻。則各出手榴彈。誓戰至一兵一卒亦必保留。不使敵進此凹道。在多數處。格鬪既起。則到處略行戰鬪後。堂堂逆襲。將敵擊退。『射擊來侵之敵之機關鎗瞄準手舍嘉。左上膊部中一彈。但彼仍繼續射擊。旋左手又中一彈。卒至一彈中頭部。在此英雄之生命未被奪去時。彼絕未停止射擊也。』

法軍在集中射擊之我軍陣地內。曾受我優良接戰。對近衛兵。懷相當之畏敬。有某法國軍官。於某次攻擊時。見我軍擲彈兵近衛袖章。即向自己衝鋒之兵卒。發出「呀。那個袖章！」「近衛兵來了！」「可怕的部隊！」「請救我」等語。借其勇敢兵卒。急歸彈痕地帶。敵軍方面某參戰人員。戰後對該團致最高讚辭。該法國軍官。曾向嘗屬該師者述曰。「請將近衛第三團之一人帶至余處。余今日亦將致彼以最高讚辭。蓋一九一六年。該團在克雷里。曾與我等戰鬪。但大戰中實未嘗遇如此大膽部隊。我等雖占五倍優勢。然我與部下至距德軍塹壕前五公尺處。即不能越電池一步也。」

丁 一九一六年在維丹之防禦戰鬪

波麥堡氏述度蒙之戰鬪。頗有興趣。五月中。在此處行猛烈戰鬪。至十月中。德軍不能不將此堡壘讓敵矣。於此血戰。亦併用手榴彈及鎗刺。

已失之西南裝甲塔。經此近接戰鬪。又被奪回。波麥堡如下詳述之。「最後於迫擊砲彈落下時。擲彈兵第十二團第三、第四兩連之志願兵。由東通路出。越掩蓋。在武夫斯狄克豫備少尉及齋比希拉少尉指揮下衝鋒。由彈痕向彈痕。由彼等至法兵直前。次第進行。由該處以手榴彈開始工作。誠

一光明之快樂也。」律本獵兵亦持手榴彈向裝甲塔前進。「彼等忽達裝甲塔之掩蓋。遂滿握手榴彈向開口部投擲。」

此困難近接戰鬪後。其經過爲恢復已失地域計。增加以新銳部隊。「持手榴彈及鎗發喊聲。搆鎗前進。以此增法兵神經之苦惱。塹壕四個相繼落於巴威兵之手。」

波麥堡氏自述其個人經驗。於科學與國防雜誌中發表「維丹之激烈格鬪之光景」一文。於一九二二年。一一七至一八頁中。述彼誓不爲俘虜。非如何自行苦戰不可。波麥堡氏在當時爲豫備副曹長。此戰鬪一進一退。在此戰鬪中。非與夜間未知之連連絡不可。在黑暗中。彼與部下均迷路。遂突入某掩兵部。彼以爲此爲德軍所有。乃使部下在上稍候。自行下降。探詢此爲何處部隊。下降後。爲一已睡之兵所知。始大驚。已誤入法兵中。於是大譁。波麥堡氏以爲必被俘矣。然彼竟能由掩兵部逃出。且所背之鎗。並不覺其阻礙。遂得逃出塹壕。法兵已追向該處。或毆。或囓。或蹴。經種種格鬪。波麥堡氏突圍而出。逃時背後猶受追者之步鎗彈及手榴彈之射擊。幸得脫險。

永格少尉。於一九一八年八月最後衝鋒時。肺部受擊。負重傷。彼流血橫臥塹壕中時。我軍向敵逆襲。賴以成功。『敵通過左方了！我們被包圍了！』此連續可怖之叫聲。來自上方。余亦爲此叫聲所喚醒。乃置手於塹壕壁上土龍所開之穴。不願傷口流血。勉強起立。余是時不戴帽。亦不扣上衣。握手鎗。以望戰地。卽見有多數人通過白烟。直向前迫。或已倒於地。留在該處。或爲子彈所中。如兔翻筋斗而倒。最後之人。僅在我等一百公尺前。遁入彈痕地帶中。可知並未全敗。余命候補生維爾斯基云。向左方匍匐而行。以機關鎗填塞間隙。彼歸而報告。謂距此二十公尺外敵軍均已降伏。該處爲第九十九團（紫柏爾兵）所在處。戰况益呈活氣。英、德兩國兵。正成一團。圍繞我等。要求卸去武器。余乃低聲向鄰兵士言曰。卽僅有小刀亦戰。以壯其氣。彼等遂不願敵我。均注以子彈……我等之間。有聲漸高曰。『這樣沒有意義！棄鎗吧！勿擊兄弟！……斯時殘留者。或爲俘虜。或飲子彈。均可自擇。亦足覘余平日對部下所言是否終屬空談矣。余由塹壕匍匐走出。踉蹌至於福勒伊爾方向。卽見有英兵二人。該二人乃將第九十九團之俘虜一羣帶向自己戰線者者也。至是改向余方。余遂以手鎗擊近前之敵。扳機一響。應聲卽倒。另有一兵。擬以步鎗擊余。幸而未中。余因運動

過激。血由肺部流頗出。然呼吸尙佳。卽沿塹壕而走。』此勇敢而負重傷之軍官。雖託庇於勇敢兵卒而獲救。然其胸前未幾卽佩「普魯麥利」勳章矣。我等於此可知一方爲最悲慘絕望的格鬪。一方卽爲義務及榮譽而犧牲者。一方又有毫無所能之德兵在也。

己 以上之回顧

防禦時。對侵入之敵。無論如何犧牲。必防止之。逆襲之行動。與攻擊同。步兵操典第二部第一百五十九有云。「以逆襲擊退攻者。爲步兵班之任務。但不可因班長側方或後方所起事業而動。又非有特命。不可向後方撤退。縱已起過敵之攻擊陣地而進展。亦必靜候至豫備隊逆襲時行之。若豫備隊不逆襲。則班長應鼓舞部下。勲勲不倦。以期能藉「戰鬪開出血路」。步兵操典第二部第二百七有云。「敵兵已侵入陣地。則輕機關鎗應留於其陣地。與友軍步鎗部隊以逆襲之時間及機會」。輕機關鎗。雖僅有最後一彈。亦須射擊。」村落戰云。「重機關鎗之任務。亦略與輕機關鎗同。兩機關鎗之鎗手。雖值不能用其火器戰鬪時。亦須用步鎗、馬鎗、手鎗及手榴彈戰鬪至最後止。」連合諸兵種之指揮及戰鬪第四百二十三云。守備村落者。須以白兵擊退侵入村落之敵。」連合諸兵種

之指揮及戰鬪第四百二十六云。「於森林戰。其行動亦略同。」

四 發生坑道轟炸之近接戰

所有戰鬪手段中。最不痛快者。當唯坑道戰無疑。坑道戰之狀況。往往與一人對一人之戰鬪相同。轟炸之後。輒由幾點侵入。即發生近接戰鬪也。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初。在馬栖治(Massey)北方大砲山。有屬工兵第二十三團豫備第二連之豫備步兵第十七團。在其戰鬪地域內。發生如此戰鬪。「自十二月八日至九日之夜間。從陣地之此側。至距敵塹壕前五公尺處。最後於地下道。掘對壕。豫備次夜實行轟炸——」轟炸成功。即與所配屬之步兵。共侵入敵陣地。將已占領之塹壕一部立行改築。「是夜法軍猛烈逆襲三次。均被擊退。」

一九一五年三月。在喀爾巴阡之茲維能戰鬪亦如下。「地上及地下可怖之激烈戰鬪。一步一步行之。三月三十日。俄軍於國境第三團最前線塹壕。轟炸第一坑道。並占領已轟炸之部分。經克勞比上尉所指揮之國境第三團步兵行逆襲。擊退之。」

但頗有遺憾者。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英軍於巖斯哈忒之彎曲部。行大轟炸。藉以突破敵軍一事。得告成功也。國境第四團團史有如下之記述。「值午前四時。英軍行轟炸。猛烈轟炸六次。竟使A之大部分。飛起至空中。土塊未落地至上時。敵軍竟於煙塵並起之砲兵連續射擊中。將密集於塹壕內之殘餘守兵全部殲滅。如斯之事。於隣接地區內亦行之。」繼由德軍行逆襲。實爲「不可以筆舌形容之狂暴近接戰。」而大損害隨之焉。

「友軍衝鋒。須於坑道轟炸後即接續行之。」(連合諸兵種之指揮及戰鬪第四百六十二)往往惹起格鬪。

五 行近接戰之戰車防禦

甲 一九一七年喀姆布來(Cambrai)之戰車戰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喀姆布來之戰鬪。敵用戰車三百輛以上。且我兩軍正面行攻擊。最初對德軍步兵。精神上之效果頗大。但未幾。部隊已嫻熟。僅藉近接戰以止步耳。「若有可編成戰術者。於封騰之住房戰。步兵當戰車迫近。即先跳入住房。待通過畢。由後投炸藥將戰車炸燬。例如豫

備步兵第二十七團。在夫勒斯凱。用此方法。於戰車二十輛中。炸燬其十八輛。」

乙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塞治之第一五〇團第三營之戰車戰

一九一八年六月間素有定評之第一五〇團之一部隊在維勒科忒勒 (Villers Cotterets) 前方。將停留大樹間之敵戰車。用步鎗降伏之。「戰車之窗突開。有法兵一人舉手跳出。子彈一發。通過挾有鋼製被製之展望孔。遂將此兵擊傷。並殺其他乘員。」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五〇團第三營。於敵用戰車攻擊時。擊退之。並降伏戰車十輛。茲由參加此戰鬪者之報告中。摘錄其一部如下。「戰車。戰車來了！此爲在掩兵部入口之步哨呼聲。」於是有戰車一架。在凹道中。已下斜面。停於掩兵部入口前。我等以機關鎗。射擊此戰車。由砲塔降注之子彈。如火花四散。但戰車仍繼續抵抗——我等由相距約三十步處射擊之。以四方土塊爲楯。繼續戰鬪。第二次戰車。又復在前戰車之橫方向現出。前戰車更接近。我等所豫備之炸藥。雖向戰車投出。但無效果。殊爲可惜。「其時柏加少尉。立於戰車之側。擬以手鎗。向展望窗中射入。然掩蓋即閉。機關鎗乃回轉。越過柏加頭上而射擊。柏加貼近戰車。將身俯伏。此次戰車乘員。乃以手鎗由展望窗射出。以威脅柏加

（柏加已避人掩體中。）子彈觸裝甲之音頻起。戰車中似覺不支。始漸向後退。我軍在他處大收效果。由展望窗射出之子彈殺一乘員。鋼心彈亦破壞其他戰車兩輛之發動機。第一五〇團第十二連亦有步鎗手巴薩克束爆藥而投擲之。但並無效果。巴薩克忿怒之下。奔赴裝有戰車砲之戰車。以手鎗由展望窗射入。射殺一乘員。不幸有砲彈一發適碎其兩脚。經一點鐘後。此勇敢步鎗手即死矣。」其後敵步兵續進。我軍以射擊阻止之。此鎮靜之營指揮官歌特中尉。遂因有功得授「普魯麥利」勳章。

丙 以上之回顧

已豫備之炸藥。僅於地點關係非常有利時用之。展望窗。在現時。對步兵火。比大戰時。尤為良好防護。但武裝之開口部。尚有效果。故不唯於鋼心彈用之。於尋常彈藥亦可用之。法軍報告。謂於尋常彈用之。曾蒙非常之損害。蓋子彈擊中裝甲而破壞。由展望窗或武裝之開口部侵入之熔鉛。實能傷害乘員也。近時戰車。已努力使得非常高速。美軍最新輕戰車。在路外亦有最大時速二十五公里。故防禦時亦必應之而變化。將來能迅速行駛之戰車團。其工作可與腓特烈大王及拿破崙一

世之會戰騎兵相當。故熱心支持戰車者。幾視戰車對戰車之近接戰鬪爲近代之騎士道也。

第四章 騎兵之近接戰鬪

一 西部戰場

德軍騎兵裝備中有矛焉。適於一人對一人之戰鬪。又爲因是受細密訓練之兵科。故退役騎兵上將坡塞克。詳細記述一九一四年西部戰場此種騎兵行動如下。敵未受我騎兵大兵團襲擊。亦未敢襲擊我。故我騎兵實未受其惠。反是小部隊在馬上作近接戰鬪之機會時時現出。茲余自坡塞克上將所著書中摘錄其若干例如下。

王室矛騎兵團。於八月十六日。在比國前進時。能構矛以擊破敵一構矛以向比國騎兵團時。遭友軍砲兵及機關鎗而混亂之敵騎兵。完全逃亡。除捕獲軍官一名、兵卒八名、馬二十八匹外。有副曹長赫勒克。混入人馬屍體中。與頑強防禦之比國掌旗官格鬪。奪得團旗。有某連。於馬斯拉圖耳（Mars-la-Tour）之紀念日。藉白兵奪得敵之軍旗。最初該連竟昂然歸師矣。

又在北法前進時。親衛甲騎兵第五連。於索勒地方。在傍有天然籬笆之道路上。能以白兵擊退法軍驃騎兵。「乘高大馬之高大騎兵。非與乘阿刺伯貓之短小參差南法兵所能比。法騎兵與普勒次上尉之大愛爾蘭種馬衝突時。法軍上尉之小純血種馬。竟折膝而倒。落下時。且以其刀向普勒次上尉面上揮去。在狹窄道路上。行猛烈戰鬥時。德軍長矛。亦非法軍曲腰刀所能比也。」於第五、第六軍攻擊正面用騎兵。頗非有利。在此地形。須行騎兵戰鬥。對巴威亨立喜 (Henrich) 親王所指揮之第一重騎兵團第二連之敵龍騎兵行襲擊時。有興趣之報告如下。「亨立喜親王據尖兵報告。即向前方。跑步前進。拔刀。向連之先頭。示以前進方向。並立於高地上。向敵示以種種記號。各連跑步。成橫隊。『前進。前進！』彼等遂隨親王。橫矛。踏田前進。鐵兜閃光馬尾搖擺之敵龍騎兵。未豫料有此事。我軍喊聲。已達法兵之耳。彼等立欲轉行襲擊。但從執此決心時起。親王早偕其部下。來抵該處。彼等遂旋踵亂列而逃。如狂亂之賽馬然。親王既突出向前。其餘亦繼排長之後。亂列向前奔出。前方蓋無一人不努力追逐此膽小之犬也。如此自能追及。先行者已達砂塵飛揚處。法軍無法抵抗。遂於森林中被我軍追及……後至者亦混入先至者中。共向被追者中衝進。法

兵一面呼救。一面下馬。用手鎗射擊。猛烈之近接戰。遂即展開。連長在最前方。「亨立喜親王受矛傷。對優勢之敵。其狀況頗危險。龍騎兵向親王襲擊。但軍曹堤爾斯及軍士伊雅爾。一面由兩方使緊握直刀。阻止斬擊。一面奔向彼等之指揮官前。與對方相持。至親王已逃始止。」其後格鬪結果。法兵幾盡降伏。逃歸者僅軍官一人、龍騎兵三人耳。

此種情況。不僅於馬上戰鬪爲然。且於對步兵或下馬騎兵或更對砲兵之襲擊亦然。德軍騎兵於一九一四年。在比法兩國。皆以一人對一人之戰鬪將敵擊滅者也。

對騎兵之襲擊中。近衛龍騎兵第一團在佛勒特亞之戰鬪。即屬此種戰鬪。團長男爵和廷中校。曾命該靈連對英軍騎兵行襲擊。「連取襲擊隊形。既由村落受射擊。連長仍用跑步。於其先頭乘白馬。經寬約一千公尺之平坦田地。向村落前進。在該處之英軍騎兵。似未慮及我軍襲擊。仍立於該處。由馬上向攻者射擊。我騎兵中彈而倒者。有二三人。英軍於未衝突時。早轉馬首以逃。連長入村落後。該連即繼之侵入。連在指揮官手中。故無論何時須如斯。此時亦須如斯。

村落之街道上。適有今已開到之法軍步兵。村端橫道。有機關鎗。將完畢射擊準備。左翼排長麥里

斯軍曹發見之。遂率攻擊中之彼排轉回。持矛突入機關鎗手中。故無論何人未發射一彈。另有一男爵布登布洛克中尉。向步兵襲擊。英軍軍官一人立於該處。爲我一勇敢鎮定之兵所狙擊。布登布洛克並由白馬上。顏部橫向。以重腰刀揮下。而上尉爲避免敵方豫備之追擊射擊。遂召回彼連長。指揮部下。如畫弧然。疾馳向障地而歸。」

在洛林州之拉加德(Lagarde)戰鬪時。巴威之矛騎兵旅。曾向砲兵攻擊。「此襲擊之損害。無論如何大小。非可輕視。矛騎兵雖突入某砲兵連中。然因是不能射擊。所以拉加德之敵遂不能不發生一種恐慌。」

騎兵對步兵之襲擊。或以急襲方式行之。或僅於使敵失精神上支持時行之。則可成功。一九一四年九月一日。在聶利戰鬪時。騎兵第四師。曾急襲英軍大露營地。敵軍雖尙有展開步鎗手之時間。然竟爲驟騎兵第十六團所安然超過。「團以襲擊英軍步兵爲主。雖由其右翼受猛烈之英軍步兵火。機關鎗火。砲兵火。仍向在蘿蔔菜田中之英步兵行襲擊。雖人馬均受甚大損害。然卒能越英軍步兵而前進。此爲我東普魯士產馬之功績。非以前種種努力結果所可比也。」該師在戰役之

初。既於赫楞自有經驗。謂以今日火器效果。對防禦之新手步兵。不能由馬上攻擊之。此時唯藉以徒步火力戰鬪。方能達其目的。故西部戰鬪。往往不行乘馬戰。敵一面爲猛烈頑強之戰鬪。一面企圖由恩河 (Aisne) 向立士河 (Lys) 迂回。此全爲特別現象。因是騎兵亦必與徒步戰所配屬之獵兵或狙擊兵連合以行決戰也。德軍騎兵。雖曾受火戰訓練。而對此主要訓練部門。到處未十分顧慮。我騎兵團。已迅速巧妙發見其現時之主任務矣。此戰鬪愈猛烈。愈靱強。則徒步之一人對一人戰鬪發生愈多。因是在大戰前。尙未顧慮此事。觀騎兵在當時尙無今日所必需之兵器 (無上刺刀之馬鎗) 可以證明。故有時僅於近戰持矛行之。或於戰死。負傷步兵之鎗刺裝備之。至小刀、鎗托。更於格鬪中用之。以至近距離之火器爲補助。其他。則於此等戰鬪。與步兵同。

二 東部戰場

自一九一五年四月至十月。德軍騎兵。在立陶宛及庫爾蘭 (Kurland) 復得完全證明其存在理由之機會。倣效西部戰場之經驗。所有裝備。務求合乎近代之用法。其補助兵器有缺少時。則補充之。藉以增集軍騎兵之戰鬪力。五月八日。德軍騎兵指揮官巴威男爵克來斯亥謨上將。對哥薩克。

行一人對一人之騎馬戰時。因受矛傷甚重。至最後得顯其英雄的榮譽焉。

在東部戰場。我騎兵屢擔任新任務。一再受最適宜於攻擊之俄軍騎兵襲擊。我軍藉徒步之近接戰。以防禦敵。苟爲情況所許。則更迅速迫近馬。卒使敵於騎兵戰（德軍騎兵真髓）被壓倒。

在斯維袞戰鬪（六月二十四日）時。來襲之俄軍。曾慘被我驃騎兵第十五團擊退。團欲行徒步戰。遂卽下馬。團副官所記如下。「經相近激烈火戰後。卽由森林中。聞喊吶。口令。脚步之聲。蓋此適爲奇吞中校集合各連之處也。敵取五線縱深配置。在森林中。以急速度來襲。我軍疏薄散兵線。於一瞬間被超過。敵騎兵與我軍散兵間。僅發生短時間之近接戰鬪。一列既過。次列繼之現出。將向已至森林端之我軍砲兵及空馬來襲矣。經數秒鐘。本部已乘馬。準備衝突。奇吞中校偕副官及傳令軍官。在其先頭。第三連之幹部及半部從之。空馬之掩護兵。亦向前襲擊。俄軍以事出意外。至是始知我軍由藪中出。並有奇吞將軍在也。（譯者按。奇吞爲普魯士有名騎兵上將。）是時我軍發喊聲。向敵攻殺。我軍之空馬助之。砲兵得行射擊。遂發生猛烈之各個戰鬪。敵因遭我軍攻擊。乘空馬追至。強要戰鬪時。經短時間之激戰。欲卽平安逃歸。但我之「東普魯士馬」行甚速。矛復犀利。故



在意大利戰場奧提加拉山奧匈軍與意軍之近接戰鬪



在羅馬尼亞戰場布加利亞騎兵之襲擊

敵得逃者少。」在驃騎兵左翼並列之乘馬獵兵第六團亦同時行襲擊。但下馬徒步並用馬鎗。始將俄軍擊退。

俄軍騎兵行動活潑。攻擊精神尤盛。故我軍搜索殊爲困難。八月五日、六日。善克那搜索隊（乘馬獵兵及腳踏車兵）曾在一蔭蔽地形。侵入俄軍騎兵師中心。不能不揮白兵以開血路。茲由善克那上尉報告中。摘錄如下。「快步無音。行約二公里。始聞最先尖兵發喊聲。於是作「跑步」記號。並下口令。『構矛襲擊！衝進！』連一面發喊聲。一面使一部乘馬。一部徒步。向在道路兩傍立於馬側之俄軍白馬連疾馳而過。步哨由道路降下。潛伏樹後。向相距數步處之連射擊。其下馬者亦同樣射擊。但跨於白馬之一集團。由連之兩側及後在森林中疾追。彼等曾繼續射擊。但未命中。有人由後方擬突入四五縱隊中。揮刺刀來擊。幸我軍持矛抵抗。對所構之矛。兩翼俄兵。無一人能衝入者。我軍於其時向騎栗毛馬之一敵連撲去。並吹號發大喊而衝過。該連亦一部下馬。一部乘馬。其騎栗毛馬及白馬之俄軍騎兵。不在馬上。彎體向前。續行喊吶。射擊不已。由連之前後左右追至。幸道廣。能自由用矛。此必爲多數人所豫定也。有俄兵一人背矛。向森林右方遁去。其他一人更爲兇惡。

背矛兩枝。大聲叫喚。如顛狂然。速衝連之橫方而過。有時不可謂衝。寧謂之擊。矛音由連後方向前。在林緣。更舉喊聲一次。脫離敵連。我軍遂出至開闢旱田。苦克那搜索隊稍爲混亂。然亦尙能偕其部下獵兵旋歸友軍之戰線。損害亦較少。

三 以上之回顧

德軍騎兵精神。在大戰中。到處能毅然維持之。號爲長臂之矛。於乘馬戰。已證明其優越。但至今日。則顯慮騎兵新任務。在我軍已廢止用矛。蓋騎兵或徒步騎兵。亦能完全盡其責任也。布籃特中校。於近代騎兵。有如下之要求。「若對騎兵要求其担負較前更重任務。則其裝備非更加研究不可。如以爲騎兵於徒步戰。不可不及最良步兵。則非充實其所需裝備不可。但此裝備。較諸運動性之要求。尙有一定界限。因騎兵以運動性爲最重要也。」是騎兵不許爲乘馬步兵。而騎兵須能以徒步戰鬪。且非爲良好騎手不可。布籃特中校所言如下。「騎兵在今日。須以徒步戰鬪爲主。故所謂訓練之馬術價值已減者。乃妄斷也。戰鬪。須由道路向路外地形進展。如欲迅速在路外騎乘。則須習馬術。欲習馬術。須用已調教之馬。善乘者。於長途行軍。固知節約馬力。且較素無練習者。能多作

工事也。」

「火器效力能使大部隊乘馬戰爲不可能之事。惟若爲小部隊。則騎兵部隊。例如對退却步兵或出於不意與騎兵衝突等時。均能向敵襲擊。」（諸兵連合之指揮及戰鬥第八十一）

第五章 砲兵之近接戰鬥

砲兵之一尊或一連。屢有捲入近接戰鬥漩渦之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坦能堡戰鬥時。第二十軍赫然戰勝而歸時。某砲兵排。掩護由夫朗克瑙（Frankenau）後退之步兵。「野砲兵第七十三團第五連之排。留以繼續射擊。所招致之前車輓馬。均遭擊斃。勇敢砲手。受至近距離之速射。遂執十字鏃或圓匙而戰。再接再厲。誓以忠誠。爲國犧牲。卒斃於砲上。排長赫舍豫備少尉。亦受多傷而倒地。然步兵已平安後退。」

自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日。且二十一日之後。巴威步兵第六師。奪取在科特羅楞東方斜面頑強防禦之部落。得告成功。於此夜戰。砲兵各連及排。曾參加村落戰。效果甚優。「法軍在維紐宜。曾爲

最猛烈之防禦。攻者及防者正在數步距離間相持時。彈由天窗、壁窗降落。雍射道路、小路、中庭、庭園間。如霰然。在黑夜中確視目標頗難。大抵危險愈增。則戰鬪愈激烈。勝利或屬於敵。或屬於友軍。尤爲動搖不止。此村落戰之常事也。赫分舍爾少尉所指揮之野砲兵第三團第一連之一尊。在村落前方七百公尺處。布置放列。向部落開始射擊。但欲使友軍不受損害。非將射擊移向西方不可。故未能收徹底的效果也。此年少勇敢軍官。遂將砲車曳至村落入口。藉步兵之援助。引入部落中。之道路。由至近距離。破壞已燃燒之住房。在該處最能鞏強戰鬪之勇敢防者。爲其中某旅長。竟爲傾倒之牆壁所壓。火焰所包。死狀殊爲可怖。一九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麥辛戰鬪時。符騰堡之砲兵。亦將砲車引入村中。由至近距離射擊住房。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勻林(庫爾蘭)會戰中。在格拉徹地方。伯爵衛德爾中尉所指揮之驃騎兵第十三團之一連。賴砲一尊之應援。擊退俄軍騎兵之襲擊。衛德爾伯爵對此。有如下之記述。「經約二十分鐘。我軍官哨。急發活潑之短射擊。友軍砲兵。亦有數發。在前方高地上聞之。砲車繼續以跑步由高地向我方至。軍官哨在橫方及後方繼之。亦有人無乘騎之馬。騎手由後方亦徒步行。其後即聞叫聲。如突刺然。俄軍騎兵以兩連

集團襲擊。現出於稜線上。最初我等因友軍逃至。不能射擊。其狀況頗危險。但友軍聞我等高呼。遂將正面讓開。遂由至近距離。開始射擊。砲兵於最後瞬間。進入庭中。布置放列如電光然。——閉門——在約五十步之距離。掠散兵之頭。經籬笆而射擊。此唯對經混亂衝撞之俄軍可行之。又均於瞬間行之。並於最可怖之緊張時期行之。俄軍幸有木棚爲障礙。故得左右分開而逃。」

一九一六年。在索謨河畔行激烈防禦戰鬪時。砲兵對其姊妹兵種（步兵）於敵行突破時。以卓越方法應援之。七月一日豫備第二十八師。在蒙托蓬（Montauban）戰鬪時。第一日亦如此。師砲兵中。多數砲已不可用。「在距蒙托蓬西北方部落約一百公尺之凹道。格刺策爾見習軍官所指揮之野砲兵第五十七團第二連之砲車。對在蒙托蓬之英軍步兵。行有效之射擊。此勇敢見習軍官。遂於其時戰死。以舍發少尉繼執指揮。該少尉卽爲砲兵連絡軍官而歸者也。未幾。因頭部被射。已負重傷。後由軍士舍卡指揮。但敵衝鋒。欲奪取之。至最後一彈。該軍士遂偕殘餘砲手曳砲而歸。砲兵掩體西端。尙有野砲兵第五十七團第二連之兩尊。正受英軍砲兵數連之猛烈射擊。爲氣煙所包。在激急鐵霰中。射擊至正午已不可用。連長厄策豫備中尉。偕勇敢殘員。埋閉鎖機後。始由敵

機關鎗火中撤退。」

大戰最後之年（一九一八年）之秋。於防禦優勢之敵時。尤防禦突破而來之戰車時。砲兵屢屢由至近距離與敵交戰。

連合諸兵種之指揮及戰鬥中。就戰鬥之中止。謂後退時可藉砲掩護。「須如此極度忍耐時。損害火砲。亦所不厭。」第三百三。奪取部落時。「對住房及農家。以砲兵及迫擊砲。行急襲射擊」（第四百二十）。步哨（軍官哨）。「遇必要時。特須增輕迫擊砲及砲兵」（第一百九十七）。「行戰車攻擊時。與敵砲兵之戰鬥。或因破壞而前進之砲兵。須先將火力指向新目標。然後使指定為火力防禦之連參加。更前進之戰車。須藉固有近戰砲之近距離直接射擊擊退之」（第三百九十四）。

第六章 總括及提言

余就他兵科之近接戰。均已述之。惟一人對一人之戰鬥。於步兵決定之。大部隊乘馬戰鬥。如大戰所示。以今日之火器效力。必不可能。惟可於小部隊研考此種戰鬥法耳。騎兵部隊之徒步戰。其原

則與步兵同。砲兵之近接戰。將來其形亦必與余於此處所例示者無異。至對戰車之防禦戰。更爲意想外之事。

余於此書中大部分。多述「徒部隊之近接戰」。此種戰。自以步兵爲最多。但工兵及騎兵之散兵。亦以同方法戰。世界大戰。於近代戰爭。亦表示發生一人對一人之戰。幾次。所謂「砲兵制壓步兵占領」之見解。在形式上。實非正確。大戰最終之年之大攻擊戰中。步兵攻擊。以集中射擊爲主。占領敵陣地最前線。此方法屢屢行之。但其後攻者。至少在縱深陣地內。與頑強抵抗相衝突。故索爾丁(Soldin)有如下之決論。「依大戰經驗。步兵戰。非摘取已熟之果。須苦心戰而取之。」攻擊時。欲完全以射擊殲滅敵。必不可能。但往往可壓制之。必依近接戰。以行決戰。且必將藉是確保陣地之敵完全殲滅。此殲滅。或以白兵行之。或以敵爲捕虜而行之。均與敵之行動有關。攻者須以強固意志。不使敵於近接戰有餘裕時間。不鬥而使敵自降。則一人對一人之戰。在大戰中。亦成一種變化。大戰之初。凡強大之兵。均比弱小者爲優越。而鎗術優長者。更以其自信力及優越感。擔任近接戰。敵見堂堂我軍兵士。持其強固意志。誓將冷酷鐵片刺入肋骨之中時。

精神上已被壓倒。失其以白兵行防禦之勇氣。此於近衛第三團亦幾經試驗者也。其差異。自一般採用手榴彈後。已非常平均。弱小之兵。對肉體上優美之敵。亦能望防禦之效。（如對大衛之巨人歌利亞然。）余所舉近接戰若干例。惟更就陣地戰研考之耳。

丹麥之奧格斯堡中尉（Lieut. E. H. Augsbuig）著有關於交戰國鎗刺戰鬪之見解一書。但就此問題。多採用余之見解。英軍在大戰中。亦行鎗刺戰鬪及格鬪。參加戰爭全部之英軍上尉葛拉克（E. A. C. Clark）依彼之經驗。其結論謂鎗及鎗刺為步兵主要兵器。勒諾（M. J. Renault）者。法國最有能戰士之一人也。在大戰中。親自經驗近接戰鬪。對將來兵應如何行動一事。陳述詳細意見。因是法國第一線軍官。亦賭生死。而於一人對一人之戰鬪。深有理解。且更承認其價值。惟義國之加斯卡將軍。反對是說。所著鎗刺一書中。有如下之意見。「大戰後之陸軍。應持鎗刺。此雖根據於大戰經驗。然尚未言變更步兵戰鬪法。至與近代速射火器效果相應也。攻擊最後之形態。在今日已非一人對一人之鎗刺戰。且可簡單取得敵陣地。手榴彈在危機一髮之際。能自適當距離。打碎最後抵抗。在今日尚認集團衝鋒或戰鬪指導為能以鎗刺突破者。實屬大謬。故若於軍之

戰術訓練。欲不錯誤指示方向。根本與最新戰爭經驗相反。則必放棄此謬解。一人對一人之戰。效果較小。損害較大。將來必不行之。決戰之道。端賴火力。鎗刺之在今日。早已成多餘障礙。而且視為危險工具。故其為步兵兵器而存在之理由已失矣。一試一檢。余所蒐集之大戰經驗及採用新式戰鬪方式之大戰最終年經驗。其見解實與此義國將軍相反矣。

世界大戰之教訓。示吾人以將來戰鬪必發生一人對一人之戰。惟是否如此。則僅能以戰爭證明之。觀德國陸軍勤務令要求以白兵行突破。可知我軍於將來戰。行鎗刺戰鬪時。亦必以大戰經驗為基礎。豫期決定的地位。突破。非依集團衝鋒行之。而依對戰鬪羣各抵抗巢之戰鬪行之。繼即蠶食縱深地帶。此戰鬪不並不依蘇瓦羅夫 (Suvoroff) 「彈是混蛋。鎗刺是女王」之說。射擊及手榴彈之投擲。最後仍依鎗刺行之。補助兵科。依射擊以制壓抵抗巢。但攻擊部隊亦參加焉。如此戰鬪方式。實為近代步兵所必須準備也。步鎗手。應以速射（步鎗射擊教範第八十二）制壓敵。至少非使入掩護下不可。由至近距離所行射擊。原屬於近接戰鬪部類。吾人非能利用卓越之鎗不可。一九一八年春季。我軍兵卒。用此頗難。一。因其訓練僅如民兵。二。更因於彈藥劇烈。此不適於實戰。

之鐵製藥莖。有停彈在鎗中。其程度有大小之差。然均足使其鎗不可再用爲射擊兵器。輕機關鎗。擔任近距離火力戰鬥。於衝鋒時。有精神的效果。爲壓敵軍入掩護下者。應於快步或跑步間行射擊（步鎗射擊教範第四百十七）繼此卽行已瞄準之手榴彈投擲。在戰時。屢屢發生過早投擲。或未瞄準卽行投擲。皆屬錯誤。在運動戰。若手榴彈裝備無多。自應自行禁止投擲。攻擊最後之形。爲以鎗刺行突破。若防者決心行頑強抵抗。則由適當距離投擲手榴彈。不能爲擊破敵之最後抵抗之助。故攻者不可嫌厭一人對一人之戰鬥。如欲達成戰鬥任務。自須行之。鎗刺尙有完全爲步兵兵器之理由。且僅對敵爲危險工具。開戰之初。當時我軍鎗刺過長。因是常致曲折。此事在一九一二、一三年之巴爾幹戰爭時。已爲土國軍所確認。故鎗刺之形。亦須注意。

迅速射擊。手榴彈投擲及鎗刺術之訓練。應以體育行之。爲近接戰鬥計。兵員鍛鍊。惟欲使其身能自由動作。先訓練各種身體。此種體育。以拳鬪爲最適當。蓋拳鬪家能奮不顧身。習於肉搏也。最重之訓練。爲鎗刺術。且由此可適當用此兵器。鎗刺術巧者與拙者。其對敵之自覺各異。國防軍之訓練。依體育教範第四冊行之。教範中。關於此。有如下之記述。「體育之近接戰鬥。爲事實之縮圖。

亦卽一人對一人直接戰鬪之縮圖。近接戰鬪。須依其精神上、肉體上之能力。使己之意志貫注及敵。以圖取勝。如斯戰鬪之終結。實與不顧一切之獻身意志、驅使身體及習得之技術有關係。用體育之近接戰鬪。能養成個個戰鬪人員。」

第七章 結論

余將一人對一人戰鬪所有殘虐之狀筆之於書。想必有非難之者。或謂將此等事悉付健忘最佳。但余於此賭生死之殺人格鬪。非以其精神可取而記述之。乃因德軍戰士奮不顧身。欲一誇其英雄的行爲耳。一九一五年。在麥斯尼爾 (Le Mesnil) 之一九六高地。我團中凡屬余所指揮之兵士之衝鋒 (香賓之冬季戰)。余曾以「鎗刺及鎗托爲無慈悲之動作及痛快之光景！」等語。書諸日記。且謂是日爲余畢生中最痛快之一日。經過去十三年以上。唯今日此感更強耳。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五日。尤爲余所特自誇。但僅限於身歷之事。有同感耳。

德人爲世界最良之近戰兵。在世界大戰中。屢經證明。且並非因大戰最終年德兵因驅使紛繁卒

致給養不良操作過勞日暮途窮不復能爲近接戰而變更其事實也。卽法國方面亦認德人之優越。勒諾於其所著鎗刺之實際的用法一文中認法人較德人於肉體爲劣。丹麥之奧格斯基並謂此說正與勒柏爾少校所言一致。此法人之意見中最主要者。謂對強德兵士戰鬥時救法兵者非有鎗刺之尖及脚不可。雖非與敵相離以避格鬪。然若行近接戰鬥則非熟練自己防衛解除敵之武裝及小刀用法不可。

羅塔林格斯就一人對一人之戰鬥於其所著書中活潑敘述。茲摘錄其一部於下。「最重要軍事上之要素爲民族之力。將來亦然。此民族之力在軍事上換言之卽爲步兵近接戰之戰鬥力。僅藉巧妙指揮良好訓練精良兵器優秀編制耳。吾人互四年間非能對無限優勢之敵戰。常收勝利。最助我常與我以最後之決者。惟我步兵近接戰鬥之大力耳。將來亦然。在將來卽占領一彈痕。行較長之四十二公分連續射擊。射程延長十倍。發射速度同樣增大。而最後之決。近接戰之步兵及民族之力亦與有力焉。蓋物質戰鬥結局必有一次爲一人對一人之瞬間。雖狀況最劣。常爲我決定的瞬間也。此民族力固非全不可變之量。凡長期給養或過勞均能影響及此。於大戰亦與以決定

的影響。於是至最後敵於近接戰亦持機械。並以戰車補此劣勢。

「茲更有應解決之問題。即民族之大。或近接戰鬪步兵之大力。果爲何物乎。究其極。即除能抑制最強烈本能（即已所保存之本能）之能力外無他物也。所謂勇氣或勇敢。爲抑制此本能以外之物。依此說明。民族之力（民族之戰鬪力）之性質。何故能於其精華中。與以決定的意義。其理由自可見矣。」

「因是雖往往有反對此主張者。民族文化高。則實際較諸自然民族。其近接戰較爲勇敢。此實與昔之經驗一致者也。如各國殖民地戰所示。民族文化高。則必有攻擊傾向。民族文化低。則常取防禦之勢。至多僅能略取阻止攻勢。就此說觀之。戰史中自然民族於個個攻擊能力非常卓越之事。實自當不變。」

波麥堡氏就物質戰鬪之效果。有如下之記述。「對物質效果之混亂。不能不靜止者。非一人而已。凡有經驗之人。無不感本來攻擊瞬間爲最高力及最冷靜熟慮之解放。集中者。連續射擊。僅使人之戰鬪本能最慎重準備於一人對一人之戰鬪。能知數及物質之效果有界限。此既爲吾人所

深慰者。又若將來民族尙有戰鬪。則立於戰鬪及死之頂點者。卽爲賴人之教養及準備。由此方能促進其價值者也。

一人對一人之戰鬪。須有最上級之部隊。部隊譽高。傳統多者。尤須有近接戰鬪。蓋養成其附與特殊能力之精神較易也。

戰史局員亥德曼。有如下之判決。「近衛第三團。克服最困難諸戰鬪條件時。戰爭訓練之程度既高。凡有最良精神之部隊。均已創出新模範矣。」

戰前若干團（步兵營、砲兵營等）每冠以種種名稱。以表示其榮譽之歷史。多附以歷史中有名君侯或將軍姓名。更依州或地方名稱。明兵卒之出身。俾負責任。此處置實適切。在大戰中。頗收效果。

惜在戰爭途中。於新編部隊。不復附以特別名稱。以爲編別。雖編成多數團。僅附以「豫備步兵第六七五團」等無甚意義之番號。未加以「馬蘇耳」等都市稱謂。或爲地方區分之名稱。例如柏林人所成之團。其意義頗確實。近衛軍團代理軍團長勒文步兵上將。於暫用以警備北方國境之團。

附以「庫爾馬克近衛團」名稱。其一例也。

如此則新編部隊軍官。能高揚部隊精神。或特維持之。皆甚易耳。以此點言。在有「古代傳統」之團。尤非常易。

一九一八年。我近衛兵。於最終戰鬥被派於各方與多數未知團一致時。冠以區別名稱一事。其價值可知。其新用隣接團。聞爲有名團。則皆爲之安心。反是。聞爲僅附番號之豫備團。則相視懷疑。蓋僅觀其名稱。無從知其補充爲何處出身也。且豫備團軍事能力之信用。因其出身如何而各有一定差異。戰線兵士能知此。最爲重要。余爲此說。並非謂僅附番號之部隊素質不佳。不過以爲此等部隊若能附以區別名稱。則一望而知爲如何之團。欲得衆望所歸之地位。非常易也。

由負傷而恢復者及用己之補充於他團內時。其事亦與上述相同。余非不知此種兵士並非無論何時均能復回其出身部隊。但余以爲一般過於偏重數字。如補充但求足數。老者少者。固無區別也。由負傷恢復者。以仍歸舊部隊爲有利。甚爲確實。無論在何部隊。接受三百不相知之兵。往往寧接受一百本隊之兵。茲假定有六易其部隊者。試一研究其心情。彼等每歷一部隊。固須新造其有

衆望之地位。其升進。其表彰。自然落後。每次僅被視爲新來之兵。孰知其爲昔之強者。其尙爲少年時。則大抵以新兵待之矣。如此情形。對樂於任事之精神及戰鬥精神均有損害。

近衛第三團。有若干例。足證此種處置之不利。一九一五年三月。補充營。曾將數百名受過訓練出身頗好之新兵。送入所準備之團。在香賓之冬季戰中間用之。但第七軍團因是忽受大損害。遂將着我等軍服之全部輸送撥歸不相知之團。八日後。我近衛第三團。曾受教育者。竟受損害近一千人。一九一五年。對俄國取攻勢之末期。團之補充。以不適當之「老年無經驗之國民兵」爲主。故僅有國民兵團之戰鬥力。一九一八年春。團於攻勢完畢後。欲更新其戰鬥力。特接受國民兵補充營之兵。在數量上。似復得有戰鬥力之攻擊團。但實際上則不然。盡傳統之養成。在戰爭中。因補充問題之處置。以致非常困難也。

法軍爲根據大戰經驗。俾將來戰不再蹈覆轍起見。於最近陸軍編制。似正努力。卽現役兵及豫備兵。務使留在同一部隊。或以其部隊所編成之豫備部隊內。以期傳統、團結及友誼之強固。如上所述。德軍在戰前原有多種徽章。但在戰爭中。殆完全無之。其有特別功績者。始以細小而不

甚著眼之徽章授之。法軍則似深知此種徽章之利益。例如四次布告全軍。曾公表團之軍服附以黃色之緣。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近衛第三團。在克藍高地爲俘虜者。曾著此徽章。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團對聖勒奧那爾行猛烈衝鋒後。我軍兵間。喧傳謂對於決死之衝鋒我等均受「袖附骸骨」之徽章。此蓋欲使卑劣男子知此徽章之價值也。此種專尙外形之物。價值頗強。在休戰後成立之志願兵會所發徽章。最痛切證明之。蓋彼等所帶徽章愈多或愈美。而聚集者亦愈衆也。

非僅確實部隊如此。卽第一線各兵士。亦有表彰。當局在戰爭之最終年。始決心授予歷來應發之傷痕徽章。然已遲矣。其全未發者。在一定期間中絕。卽應授予連續在戰線勤務者之戰線兵士徽章也。此徽章頗似今日之射手徽章。在袖上附以有色線條而不甚顯著。「長年戰線兵士」視其線條之數。而其部隊之異動。可以一目了然。原則上戰線中止時。卽以分離線表示之。第一線兵士（卽所謂兵站）（譯者註。對後方勤務人員之蔑稱）實行最早。鐵十字有兩級。與霍亨索倫勳章及「普魯麥利」勳章。在大戰中。非純然對勇敢之勳章。對工作亦授與焉。勳章雖無此區別。然戰線

兵士對之。大減其勳章價值。俄軍見解與德軍相反。凡屬高級司令部之軍官。決不授與戰時勳章。惟授與平時勳章耳。其機動爲弗拉德米洛維赤 (Andrea Vladimirovitch) 大公。建議皇帝。請以此勳章表彰戰功。並附勳記。其勳章及表彰。欲其完全公正。決不可能也。惟戰線兵士。對勳章自有其正當希望。謂必僅能在敵前示勇停者。乃授與之。當局者於戰線兵士心中所在。或能察知。或未察知。其處置。更不可不有相當貢獻。以高揚其精神。或維持其精神也。

余對此點。所以詳細述之者。蓋余視此點爲實能促進近接戰高度要求者也。蓋戰線兵士之精神愈高揚。則彼等以白兵所行一人對一人之戰鬪。愈能期其發生最大動作也。凡訓練佳良精神優越之核心部隊。有最良最新之裝備時。必能滿足將來戰之要求。此種部隊。僅能於勤務年限不甚短時。藉訓練及教育造就之。余於大戰之始所持意見。常於大戰中確證之。至今且依然不變。「能行最良操法之連。最能擊破敵。」在此見解之下。讀前述一九一四年在伊則河畔戰鬪之部隊行動。並檢點之。當知慣於戰爭常受訓練之第三豫備軍團。其戰鬪之耐久力。如何優於少年豫備軍團。因此少年豫備軍團。雖由卓越素質人員組織之。精神亦甚佳。但此部隊僅受民兵訓練。且爲最

近編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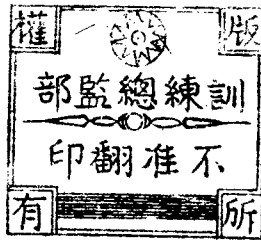
良好部隊。於將來戰。亦不能避免一人對一人之戰鬪。世界大戰中。德國兵號稱最良近戰兵。尤無須避免此戰鬪。在將來戰。余更希望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二日「香賓之冬季戰」或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春季攻勢）之惠臨。俾我等復得鼓舞志氣之機會。數百年來。大膽爲最高貴軍人道德。鎗刺爲自己否定及履行最大義務之象徵。此二者於將來戰。決非無用之障礙。余並視此爲步兵兵器。主張其存在焉。

終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近 接 戰

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

印刷處

南京大 全福巷
陸軍印刷所

電話二一三一二號

發行處

南京國府大馬路
軍用圖書社

電話二二六二九號

德國 勒柏爾 中校 著
日本陸軍砲兵中尉吉永義尊譯
中國訓練總監部重譯

近 接 戰

(世界大戰經驗中格鬪之戰例及教訓)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949B

029700

才流館藏書